

阿左赫小集

卡之琳譯

女藝叢書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阿左林小集

卞之琳譯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卷頭小識

彷彿用得着辯解一下的，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裏出這樣的一本小書。可是這一點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辯解。時代既大，自無奇不有，出一本小書，蓋尋常已極。至於說是閑書呢，在大時代裏不相干的事情亦正多，也似乎用不着勉強把不相干的也說上相干去。尤其在文學上，要說相干，什麼都可以說得相干；要說不相干，也就很少說得上相干。象在馬奇諾防線的戰壕裏編些希脫拉的笑話讓戰士們大家樂一陣，相干之至，可是用以抵擋對面或者背後飛過來的子彈，也無多大用處。然而不相干倒不緊要，既說相干，就得解答另一個問題：要得要不得？我當然是希望這本小書還要得，怕也確乎還要得，儘管人家又怎樣說。例如去年在一位朋友編文學部門的一個周刊上，先後出現「兩篇也寫相識的兩位先生的文章」其一專論「盛世文學與末世文學」，另一講到也許可以說是「大吹大擂」與明白標出的「小水小草」。好文章都能自圓其說，這兩位先生的

見解當然自有其道理，我並不想把它們的意見斷章截義的提出來加以歪曲，予以攻擊。他們也滿不能動搖我的自信之權。譬如這兩篇文章的理論講來，這本小書自然要不得了，因為多分是「末世文學」。必然是「小花小草」也。在我，「盛世」也罷，「末世」也罷，若論文學，第三還得看勁不夠文學，「大」也罷，「小」也罷，首先怕只怕言之無物。何況阿左林先生也寫過西班牙的全盛時代（「西班牙的一小時」），而他和另外一些作家所造成的「九八」（「八九八」）運動也正是西班牙現代的文藝復興運動。雖然他把王公貴人和市肆負販，宮廷和鐵匠鋪，用了同樣篇幅，同樣氣力寫，彷彿不知道誰大誰小，什麼大什麼小，他總親切的，生動的給了我們以西班牙人和西班牙。至少我自己這樣一想了，我也不疏遠了阿左林先生，也就照樣愛了西班牙的國民與國土（當然不是指法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和法朗哥一批人），反過來也就照樣愛了我們的祖國。阿左林先生果然並沒有致我愛西班牙，更沒有致我愛中國，然而從他的作品裏，如同從一切真實的作品裏，我增得了對於人，對於地的感情，也就增得了對於西班牙的感情，也就

增得了對於本國的感情。因此對於這本小書我總有幾分感情。雖然在一九三五年，在青島，我才起意編這個小集子就送到西班牙內戰的爆發，而擬名之爲「曠野集」，在一九三七年，在聽說阿左林先生隻身逃難到巴黎，「一隻口袋裏忘了裝的什麼」，「一隻口袋裏裝了一本『蒙田』」以後不久，我從砲火中的上海，雖沒有他老先生那麼狼狽，也實在是輕裝跑出來的時候，我在小提箱裏，在另一本譯稿以外，還放了這一本譯稿。

不錯，這樣久了，光是這本譯稿的歷史說起來也就牽引了我對於許多人與地的感情。

記得遠在十年前，在一九三〇年（？）在北平，由於「駱駝草」的介紹，我首次注意到了徐震村先生和戴望舒先生從法文轉譯的「西萬提斯的未婚妻」（「西班牙」的譯本），第一本介紹到中國來的阿左林的著作，直到現在也還是惟一的一本，而且與少數朋友開始愛好了阿左林先生的文章。不久，朋友秦宗堯先生從一本雜誌上看到了英譯本「西班牙的一小時」出版的消息，告訴了我，由我轉告訴了另一位朋友俞復唐先

生，他就馬上向日本丸善株式會社郵購了一本。復唐當時長住在銀閣大豐公寓裏，最愛買書，他的住房就由我們二三熟人當作私人圖書館，我自然也就馬上讀了這一本新書，並且從其中試譯了一個斷片。文不久，看見了望舒在「現代」上陸續發表的這本書的譯本，我就希望他把它全部譯出而且拿出來印單行本。失望於看不見他的譯本的出版，我在昆明離開了學校以後的一九三四年春天，從新成立於松公府廢墟裏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裏找出來的舊「日晷」(The Dial)雜誌裏，欣然的發現了不少阿左林小文的譯文。我就在當時所住的東皇城根路邊的三所房子裏，聽着北河沿的晚鈴或午夜牆外的「硬麵餛飩」而譯出了「阿左林是古怪的」及其它八篇，接着又譯出了「奧蕾利亞的眼睛」。那年秋天，住在北海三座門的時候，又從朋友羅大剛先生從法國寄來的「本」(交易)(Echange)季刊裏讀到了「白」(「菲利克思·梵迦士」的第一節)的譯文，發覺阿左林先生的風格已經變了一點，似乎受了喬也思(Joyce)和卜羅思忒(Proust)一些人的影響，可是基調還在，我又很高興的把它譯出了。其後大剛又把「菲利克思·梵迦士」的法文全譯本

寄來了，我又從其中譯出了最後一節，「招租」。還在這以前，我早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買到了一本簡明西班牙文法，翻看了一點，覺得學了一點法文去學西班牙文相當容易，可惜興趣味太廣，牽纏太多，未能專心的繼續自習，現在倒很想看看阿左林原作的面目。恰好朋友蕭乾先生當時正交結了一位做買賣的極富於幻想與熱情的西班牙朋友正在與他作一種極可愛的以物易物的交易，用紗燈交換剃刀片，用花種交換花種（據說這位西班牙朋友在自己的園子裏種了世界各國的花卉）。由蕭乾介紹了，這位朋友從巴拿羅納寄給了我兩本阿左林的著作，一本就是「菲利克思·梵迦士」，一本是「藍白集」（短篇小說集）。蕭乾又把他自己的西班牙文法送給了我。一九三五年春天這幾本書跟我到了日本，我就託丸善代找了一本也出版了不久的「藍白集」的英譯本（*Blue and White other stories*），在寄寓京都的時候，就在與朋友奧廷璆先生同住的一家小樓上，於譯「維多利亞女王傳」之餘，另找了一本西班牙文字典，隨使用原文對照了，還譯了三四篇小說。我雖然還不能讀原著，對照一下，還知道改正了英譯本裏的章節上的變動，與

原文的句法上的出入，甚至於「兩點筆誤或刊誤」。回國以後又譯了幾篇。一九三七年春天從北平回南方，在上海望舒那裏敲起了這個小集子，就託他找我從「日曆」上轉譯下的那幾篇的原文，他就告訴我「幾番麗亞的眼睛」就是「西班牙」裏的一絲，並且把原文給我看了，由他的幫助，我改正了幾點自己的譯文。至於「阿左林之古怪的」及其它幾篇則沒有查到出處。他又把「掌」譯「英譯本和原本借給我讀。我又從英譯本裏參照了原文在真如朋友李健吾先生家裏，在譯了「阿道爾夫」以後，選譯了八個斷片。這些斷片沒有拿出去發表，這本小書沒有接洽交書店出版，就發生了戰爭。當年秋天譯稿就丟了我到了四川，而那幾本西班牙文書籍則連同我存在青島的較精選的書籍和作為紀念品的朋友們的著作被延安帶到了開封，然後於次年斷途在開封。我於一九三八年暑假到北方去的時候，因為曾借給朋友張充和小姐讀，而就託她代為保存。一年後從北方回來，又在四川住了一年，我終於把這本小書忘記了。前年到昆明來，在充和那裏，經她提起了，才又想起了它的存在。它居然還被溫柔的保護人不遠千里地帶到了昆明。在

朋友林徽因女士那里，偶爾提起了，我又很高興的發現她還懷念這些譯稿裏的「耽樂」和「燈籠和火鉢」。跟當時在昆明的巴金先生談起了，他就要我寄上海付印，我答應在卷頭寫了幾句話就寄去，可是一直懶得動筆，直到去年巴金又來了昆明，又面催了我，又到他去了桂林，又寫信來催了我，我還是沒有寫，於是太平洋戰事爆發了。

此刻巴黎失陷了快兩年了，不知道阿左林先生是否又好又逃回了老家。那位西班牙朋友前幾年聽蕭乾說正在政府軍裏作戰，以後沒有了消息，還活着呢還是已經死了？蕭乾本人現正在戰時的英國，大剛由於我疏懶，從我離開了上海，與我就失去了通訊的聯絡，大概還在淪陷以後的法國。望舒在陷落了香港又如何了？復唐想必在浙江鄉下，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的邊綫上，如何處置他那些譯書？二藏無名的山巾嗎？還有在上海的朋友呢？還有聚了又散處了各地難得通消息的朋友呢？如今正是人與地的失調的時代！

夠了，由本屬多餘的辯解這本小書的出版而說頭輯譯與保存它的經過因而終於不自

覺的作了我個人的抒情的人世的牽涉也累太多了。算了。還是簡簡單單讓讀者自己直接跟這本小書發生各自不同的關係吧。

卞之琳

昆明二月四日 卞之琳 九四二。

阿左林小集

目錄

「阿左林是古怪的」	一
孤獨者	三
「晚子」	五
上書院去的路	七
卡樂思神父	九
葉克拉溫	一
讀書的嗜好	三

目錄

二

準備人	二二五
一 鑿盒	二二七
奧雷麗亞的眼睛	二二九
堂上講斷片	二六六
十 女住持	二五
二 金匠店	三三
三 記者	三一
四 老樹	
五 音樂大師	
六 誘惑	
七 誘惑	

八 最後的一晚

「菲利克思·梵迦士」斷片 四七

一 白

二 招租

玫瑰，百合，剪邊羅 五四

迷惘 六二

耽樂 六九

演說家 七七

改心 八六

飛蛾與火燄 九六

佛學叢書

目錄

.....

四

五

「阿左林是古怪的」



(四)

聽主婦對我說：「把你的帽子放開吧，」我覺得窘極了。我把它放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怎樣把它放開呢？我筆直的坐在一張靠椅的極邊上；把手杖擱在兩腿間，帽子擱在膝頭上。怎樣把它放開呢？放到什麼地方去呢？牆上我看見他們的女兒所畫的花卉，畫在天花板上裝點着藍雲，雲間有些燕子在飛。我在椅上稍爲扭動了一下，回答主婦的「何話」：「今年真是熱。」於是本談話中止了，我就觀察陳設。現在有一種可怕的思想使我不安了。這些器張的新陳設品對稱的安排着——或是，更糟了，故意不對稱的安排着——這些從雜業場或是骨董鋪裏挑來的陳設品，我當然不願意人家要我批評。我想得出來什麼話來說呢，對於這些觸目的桌椅，椅背倒裝，漆白罩，做螺鈿紋，沒有一個高雅的房間不會有的？我作何感想呢，對於壁爐牆上的花瓶以及瓷器上的小畫？主人打破了沉默，問我對於最近的危機有什麼意見；我抓住了他的話頭，好像一個沉溺的人抓

住了一根稻草，希望得救，因為內心的糾葛正在拖我下去呢。可是我發覺我對於最近的危機沒有什麼意見。

接着又是一段長時間的沉默。延續下去的時候，我儘摸手棧的柄。臨了主婦不相干的攪扯了幾句，我又含糊唯否的漫應幾聲。

爲什麼我要作這些拜訪呢？不，不，這些童年的感覺在我是太親切了。我從不會有過拜訪的念頭。在那些天花板上畫燕子的房間裏我不能作任何感想，對那些人我也想不到什麼話來回答他們的談論。而這就是爲什麼，當有人告訴他們說我是很聰明的——這一點我不相信——他們客氣的表示同意，搖搖頭，加上一句「是的，是的，可是阿左林是古怪的。」

孤獨者

他住在我們的對門；是一個好清潔，不愛說話的人，常帶着兩條狗；主要的樂趣是在於種許多樹。……每日，在一定的時間，他坐在俱樂部花園裏，有幾分憂鬱，有幾分厭倦；過了一會兒他開始吹吹哨子玩。於是，樁奇事發生了：園林裏所有的小鳥全高興的加入了，大家嘩着大家唱着；他走來走去，把他帶在口袋裏的麵包屑給它們撒一些。他全認識：小鳥，兩條平靜的靈提，樹，就是他所有的朋友了；他用名字來稱呼小鳥，當它們在細沙上撲來撲去的時候；很親愛的他怪這一隻昨天沒有來，歡迎那一隻今天第一次來。等它們都吃完了，慢慢的走開，背後跟着兩條沉默的大狗。

他在城裏做了許多好事；可是人是又無常又不仁。有一天，因為他們的忘恩負義而厭惡，而氣忿，他下鄉去了。現在他再也不進城一步；再也不與人來往；他過一種索居的生活，一手經營了，親自照料着幾座茂密的園亭。爲的怕這太脆弱，不合他住，他築

了一所小屋在山頂上，預備在那兒等死。

那麼你要說了：「這個人用他的全力來厭棄人生。」不，不；這個人並沒有失去希望。每日有報紙從城裏送給他，我記得。而這些日報正是一線光明，它們作成了一個殘廢的愛情。這個東西就是那些最討厭人類的人也會保持的，而且因此他們才會在地面上生存呢。

「晚了」

常常的，當我回家時——碰到家裏人都喫完了晚飯已經有一個鐘頭或是半個鐘頭了——我就挨罵，因為「晚了」。在鄉下小城裏實在有太多的時間，無窮盡的虛日，大家不知道幹什麼好，然而，總是晚了。

爲什麼晚了？憑什麼說晚了？我們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要實踐，用得着計較，一分鐘也不放鬆？有什麼隱祕的定數壓在我們的頭上，使我們不得不一分一秒的數時刻，在這些靜止的，灰暗的鄉下城裏？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這種總是晚了的觀念就是我一一生中基本的觀念；不要笑。如果我回頭看看，我可以看出：就因爲有這種觀念，所以我才有一種不可解的懸慮，這種對於我所不知道的東西的渴望，這種狂熱，這種不安定，這種一代代連續下來的東西所給我的牽掛，又可怕又惱人。

且讓我問一句，雖然我自己在這一點上並不會吃過大虧；你可知道虐待小孩子是什

麼一回事？當你的暴行第一次弄得一個小孩子流眼淚，你就叫他嘗到忿怒，悲哀，嫉妬，仇怨，以及虛偽的滋味了。而這些眼淚也就永遠抹去了他所見到的人生的笑容，漸漸的，無法挽救的溶去了那種隱秘的，不可名狀的感通，二者間該有這種感通的，既然一方面人家帶我們到世上來，一方面我們親愛的來延續人家的個性，人家的觀念。

上書院去的路

葡萄酒的卷鬚轉黃，灰暗的秋天的黃昏近了，我的憂鬱也隨着濃了起來，因為我知道已經到上學去的時候了。我第一次作這種旅行才八歲。我們從莫諾瓦乘車往葉克拉，走下山谷來，爬上山頭去；我們帶着乾糧在身邊：一張烙餅，幾塊炸肉片，一些臘腸。

當這個愁慘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看到我的襪衫整理好了，燙好了；被單，枕套，手巾，食巾。……於是，在我出發的前一天，一只用粗皮蓋的箱子從閣樓上搬下來了，我的母親把我的衣服裝在裏面，很仔細。我也得提起那套銀食器；現在我有時候沉思的望着食器架，看到那上面放着那一套服事我八年，如今破舊了的銀食器；我一看到它們總覺得有一股真情湧上心來了。

從莫諾瓦到葉克拉是六個或八個鐘頭的路程；東天發白我們就動身，下午很早就到了。馬車緩緩在崎嶇的石道上；我們有時候歇一歇，在道旁的橄欖樹底下吃一點點

必。想起來也覺得十分可喜的，我記得清清楚楚。怎樣從半路上高處一個石凹裏，望過一片黯沉沉的散野去，就可以隱約的看到高樓的白尖頂，新教堂（Chesternon）的大圓頂閃耀在太陽光裏。

於是，一種說不出的難過襲來了。我覺得好像已經被一把拖出了樂園的歡悅，扔進了一個地洞的黑暗了。我記得有一次我怎樣想逃走，那個老僕人現在還常常笑我呢。當他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跳下馬車，跑過田野去；他捉住了我，哈哈大笑的說：「不，不，安東尼多，我們一定得上葉克拉！」

可是的確我們到底不得不上葉克拉。馬車向前走了，我又進了那個陰森的夜晚，我又看到自己無法挽救的成爲了一條沒有頭的鏈子的一節，跬步在走廊上，或是，不作聲也不動，坐在課堂裏一張長椅上。

卡樂思神父

我進書院後第一個見到有學者風的牧師是卡樂思、拉沙耳特神父，那個有學問的考古家。他還給我留下了一些很愉快，很親切的回憶。他很老，很瘦，有一副端整的面貌，一對靈活的，聰明的眼睛；他常常在闊廊下踱來踱去，步子很小；他的一舉一動都顯得說不出的文雅。他眼睛的一閃中，他聲音的一轉中，似乎都有些東西——後來，過了許多時候，我留意觀察他的時候，我清清楚楚的看出了這一點——一種憂鬱的氣色，它甚至於能鎮靜最會鬧的孩子，使他們在他身邊戛然而失，帖然就範。彷彿命運有意要在人生的門口就碰見許多悲傷的，消沉的，順從的人。

當卡樂思、拉沙耳特神父在院長室裏見我的時候，他握了我的手，拉我到他的身邊去；於是他把手摺在我頭上，我不知道他那時候說些什麼，可是我現在還可以看到他含笑的低着頭，用澄清的，憂鬱的眼睛來看我。後來我常常從遠處看他，私心敬佩，每逢

他悄悄的走過大廳，腳上穿着草麻底的鞋子，頭低到古本書上。

可是拉沙耳特神父並沒有在書院裏待多久。他走後，留下的只是這些埃及的石像，生硬對稱，想饒存古風，是他當年發掘聖多斯山地(Colombes, Aegyptus)時發現的。大概他那懶懶鄉僻的靈魂在復現古代中，我想到消愁之道吧；在那些悲哀的，石頭的教士和哲學家裏認得用古代代從嘲諷和希望中滋養來的他那些弟兄們嗎？當時令誰有意要

葉克拉

「葉克拉——有一位小說家說過——」是一個消沉的城。「這是真的；我的心境就養成在這個城裏。它有寬闊的街道，兩旁排列着骯髒的房子或零亂的廢址；城的一部分坐落在一座童山的脚上；一部分展開到一小片田野上，一色青青，無非叫那一片平陽，灰色，嵌橄欖色的種地更顯得荒涼罷了。」

城裏有十座或是十二座教堂；鐘聲什麼時候都會響；勞動者帶着橙色的帽子走過去，虔信的婦女來往不絕。每過一忽兒就有一個愁容滿面的人從街上跑過，一路搖鈴報告我們的鄰人中有一個死了。

一到復活節前星期，這種憂鬱的遺傳便達到極頂了；一大隊一大隊的人，穿着連頭巾的黑袍子黃袍子，栗色的袍子，整列而行，抬着許多流血的基督，悲苦的聖處女；喇叭的嘎聲在遠處哀號，鐘聲徐鳴；各處教堂裏都有一個大十字架，兩邊點四支蠟燭，伸

出為慘的兩臂，掩到石版的上方，在本堂的黑暗中，虔信的婦女悲嘆，哭泣，吻那雙被釘子穿透的腳。

這種憂鬱，在一個冬天特別冷，食物少，房子沒有頂的破城裏，一世紀一世紀的承續下來，彷彿已經成爲了一種悠久的陳金，一種參不透雲圍，包含了痛苦，任從，鹹獸，對於生命顛動力難堪的棄絕。

讀書的嗜好

一會兒以前教師出去了；人生樂事中心什麼也比不上這些矯促的，快意的喘氣時間了，要知道我們這一羣孩子，儘讓那個討厭的傢伙看牢了，屏息靜氣，一動也不動，呆坐在長椅上，正難爲他這一走啊。絕對服從的姿態；極力約束的舉動以後，接上來了自由行動，狂跳亂舞，眉開眼笑。死板的呆定以恆，接上來了生命力，豐滿而活躍。這種生命力，在這兒，在我們之間，在這個照着太陽光的教室裏，在這一刻教師不在的機會中，就表現在爬凳子，拍桌子，發瘋一樣的從這一邊跑到那一邊。

可是不管怎樣，我總是不跑，不叫，也不敲；我入了一種迷。我的迷就是一心看我帶在口袋裏的一本小書告訴我什麼東西。我不記得誰送我這本書的，也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讀它的；可是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這本書使我極感興趣，因爲它是講的妖婆，妖法，神祕的魔術。它是黃面的嗎？是的，是的，一點也不錯；這個細節還沒有露出我的

孩子呢。

而這也是事實。在孩子們鬧得天翻地覆的擾攘中，我打開小書，開始讀起來了。我從不曾經驗過一種快樂，一樣深，一樣切，一樣純粹，如我讀這本書所經驗的。突然間，在我出神的時候，我覺得一隻手粗野的，一把抓到書上來了。我張起眼睛來一看，這擾攘已經平息了，教師把我的寶具搶去了。

我不說我的苦惱了，也不想誇張這個印象。——一種永遠抹不掉的印象。——這樣一種從快樂到痛苦的突變。如何深切的刻在一個孩子的心上。

早 催 人

達到我偶爾在舅父安東尼奧家裏過夜，我照例如此，如果是一個節日的前晚，大清早——那些漫長的，冬天的黎明——我常常聽到「早催人」的歌。所謂「早催人」，就是組織念珠祈禱兄弟會的鄉下人，大家這樣叫罷了。我不知道到底是誰譜的那支悽婉的，哀求的，單調的曲子；聽說是一位有點兒瘋的音樂家的作品。……

常常是，聽到它的時候，我正蜷縮在床上有點兒粗糙的白紗被窩裏；我常睡在客廳牆上邊掛一幅大畫，畫的基督在粗暴的大兵中；床是一張大木床，漆成綠色和黃色；我記起有一把水壺，常擱在角落裏，老是空着。

起初我只聽到一陣遙遠的嘈雜聲，像一羣飛蟲的營營聲，夾着一只鈴的叮叮聲；於是人聲漸漸的清晰了；最後很近了，就在露台底下，歌聲突然發出宏大的歌聲來，哀求的，悽惻的，顫抖的：

早 催 人

達到我偶爾在舅父安東尼奧家裏過夜，我照例如此，如果是一個節日的前晚，大清早——那些漫長的，冬天的黎明——我常常聽到「早催人」的歌。所謂「早催人」，就是組織念珠祈禱兄弟會的鄉下人，大家這樣叫罷了。我不知道到底是誰譜的那支悽婉的，哀求的，單調的曲子；聽說是一位有點兒瘋的音樂家的作品。……

常常是，聽到它的時候，我正蜷縮在床上有點兒粗糙的白紗被窩裏；我常睡在客廳牆上邊掛一幅大畫，畫的基督在粗暴的大兵中；床是一張大木床，漆成綠色和黃色；我記得有一把水壺，常擱在角落裏，老是空着。

起初我只聽到一陣遙遠的嘈雜聲，像一羣飛蟲的營營聲，夾着一只鈴的叮叮聲；於是人聲清晰的響倒了；最後很近了，就在露台底下，銅管隊突然發出宏大的歌聲來，哀求的，悽惻的，顫抖的：

三寶盒

如果人家要我把童年在那些陰沉暗淡的城市裏所有的感觸概括的述一遍，我一時總不能置答。我一定祇寫下三句話：

「多晚了！」

「我們可以幹什麼呢？」

「現在他就要死了！」

這三句話在讀者看來會覺得生疏吧；可是實在一點也不奇怪；它們把西班牙民族的心理概括住了；它們表明了聽天由命，悲哀，逆來順受，令人寒心的死感。我絕不想割任何籠統的哲學；我不喜歡學說與學理，因為我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情形會改變事件的趨勢；或是，比我的見解高深的人也許會從我所搜集的事實中推出旁的定律與結論，和我所推出的大不相同。我絕不想建立任何含糊的哲學：不如讓我們各自從事實中看出

各自的觀念吧。可是就我個人而論，我相信我們民族的憂鬱——如巴爾達沙·格拉辛（Balsar Gracia）所指示——是我們乾枯了的鄉土的一種產物；相信死感是憂鬱的一種直接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這種感，死感呢，正統治着每一個西班牙鄉下的城鎮。用了專且橫的威權。小時候，我常聽人說一個鄰居或是一個朋友病了；說話的人或是聽話的人就遲疑了一下，於是說：

「現在他就萎死了！」

這就是三句老話之一，三只神祕的打不開的寶盒之一；我們民族的心靈鎖在這三件東西裏。

奧蕾麗亞的眼睛

西思多納是一個雅致，時髦，適宜的旅館；烏耳白羅亞伽是一個療養院。人家一定會說，西思多納，從它那些寬闊，對稱，客廳一樣的走廊看，正像一個近代的耶穌會會院；烏耳白羅亞伽，從它那些窄而曲折，刷白灰，低頂的通道看，就像一個樸素的法朗歇思宗女修道院。兩個泉場的位置是相仿的，各據一個山谷的中心；可是在烏耳白羅亞伽，山谷窄一點，泉流急一點，栗樹也小一點；並且，一種捉摸不定的預感，一種漠然的壓迫——起初不過是偏見——把你纏住了，當你走近大門的時候。可是你不妨勉為其難，裝作自在，擺脫預感，跨過門檻去。構造上這所建築是積累而成的一堆，隨年代，隨需要，一所所添築了許多圓亭。主要的部分坐落在一個回廊，下去四級。……現在我們站在門口了；來跟我進這個窄門洞。門洞後是一個空洞的長廊，臨了是三柱分列的場地。這裏有一個小門通地下室，地下室裏有一線澄清的活水從地下射出來。再走前幾

步，我們就看見一個小客廳，壁上安置長椅，盆裏種花草。我們走過一個天井，又碰到一個走廊，又鑽進一個門廊；這裏我們就看見郵務室，主管醫生的辦公室以及長長的陳列櫃，櫃內裝滿了零星的小東西。再走前去：又是一個客廳，又是一個長廊引我們到「研粉室」與蒸氣浴室。……我們退回來；我們再走壓水室，醫藥室，郵務室，隨我們原先經過的長廊走，找上樓的階梯。到那兒一看，我們是在一個狹廊裏，兩邊是一些小門；地板是硬木做的，擦過蠟，發亮的；一條反光的長迹消失到遠處去，撲鼻有新鮮，濃郁的野草以及氯化物的，醇精的氣味。爲什麼不隨走廊走去呢？你知道還有什麼比探究一所生疏的屋子更有趣嗎？你知道有什麼可喜的感覺遠勝過出乎意外的感覺一件又一件你所不習慣而現在正湧現到目前來的東西和動作呢？

這個走廊接到另一個。向右轉；過一個短短的客廳，出一扇玻璃門；走上幾級，你就發覺你是在一個闊梯的一端，面對了更多的階段，你得走下去才可以走到一個大客廳，裏面四壁都安置長椅，裝許多畫風景的鏡子，放一架直立的鋼琴，它的紅背鮮明的

從那三片背裏裏突出來。這就夠了嗎？你已經從這個新環境裏得到了一個綜合的印象了。曠野所有這些迴廊，所有這些橋頭，所有這些廳堂，都是寂靜無人的。地板發亮，牆壁都是刷白的。不時從寂靜中你也許聽到一聲短促而乾澀的咳嗽，或是耳邊冗長而沉重的咳嗽聲。你觀察到這些親切在雲團中，這些濃厚的霧土味，在樹根高低不一的房間與通道的交錯中，在陳設的簡單中，在僕人們坦白，直率的舉動中，在菜品的確實的潤滑中，你與我，你與我，在體會這些遠地西班牙的細微，當你在那個地層再待過一個鐘頭，你的胃口一定滿足了。因為你到那時候一定會覺察到你所呼吸的空氣不但帶濃厚的鄉土味，而且，其由於各種轉的必然的緣故，你感到一種如夢如霧的浪漫味。你聽到過人談起這些水的效力嗎？你知道毒痛的一番美家，一就接，云雨上的意義，請你擠到這些泉邊，不是嗎？你否認在蒼白的面色，眼睛底下的懸圈，纖弱，以及一種隱約的悲劇的絕望間，有密切的關聯嗎？如果你愛這些浪漫風的鄉間女孩子，那麼，那麼，那麼抑鬱，那麼脆弱，那麼幻想，她們會哭會嘆，雲時高興，雲時悲哀，她

們在箱子底裏藏着一幅褪色的照片，一些打過某咖啡館或某旅館印鐵的信件，她們培養寄生草，在鋼琴上彈十個傷感曲，她們從一本包在報紙裏的書裏讀阿波亞莫爾(2)與白克爾(3)他們對一面鏡子，警着她們有沒有失去了美貌。她倆在陰沉的筵席，從窗帘偷看一個陌生人走過，也許正是一個風流公子，他會改革她們的生活吧。如果你愛這種女孩子，到烏耳白羅亞(4)來吧。這裏我認識像拉麗亞，荒居達，羅拉，嘉爾曼，瑪麗亞，恩麗紀達。而尤要者，我看到奧雷麗亞一對恍惚，惆悵的眼睛。

「你作些什麼事呢？奧雷麗亞？」我昨夜聽到一個伴她跳舞的年輕人問她。

「什麼事也不作。」她回答：「我看河裏的水。」

奧雷麗亞住在堤標上，在七種小燈燈籠而都雅的姿態中。伽瓦爾尼(5)就喜歡這種姿態。她總愛把十八五〇年代柔弱的美女放在園中的露台上，或在沙發上倚倚。奧雷麗亞潭河裏張靜的水，可是她出神而凝定的眼睛看不見河裏平靜的水，只凝望着她的樣子縮小，縮小三頓豐饒黃昏的灰天。

這是大路要游人轉向泉地去的時分了；可是你不要遵守這種不變的常套。在療養院背後，緊靠溪畔，有一個廣大的白楊林。向那邊移動你的腳步去。地上鋪着細草，一邊斜坡上蓋着栗樹；另一邊蘋果樹，低亞，叢密，枝葉掩到水面上。三四行白楊把這個林子分成幾條林蔭路。這些樹幹是細，直，娉婷的；枝葉離地面頗高，因此你經過這個多葉的地方好像經過許多柱子撐一個大綠頂的幽徑。你若走倦了，你坐一會兒在河岸上，在一個闊潭邊。水蜘蛛在水面上，溜來溜去，忽行忽止，四足伸長了，敏捷而不定。一會兒它們急遽的前進了，一會兒突然的猛烈的停住了，轉過來了。每一顆在水面上作成一個小圈，這個和那個聯絡了或是交錯了，搗成一副變化無常的繡花邊。

可是夜來了。你徘徊療養院去。一只鐘已經堅持的響起來了。你再穿過底層的過道，取上樓到正層去。燈已經點了，擦亮的木板上長長的反映，像一條水銀帶，消失到遠處去。一陣響亮的人聲，像一陣善歌的唱詩班在吟哦，送到你的耳朵裏；遊客們在禮拜堂裏作工。照例每晚都作——念珠祈禱。於是你的耳朵裏帶着這個神秘的吟誦聲。

你隨走廊走去，第一次注意到掛在門上有舊式的迷人的小鈴，狂亂的電鈴的老祖宗。這個細節早已夠把你浸到一個悠遠的羅曼史古夢中去了。你還要什麼呢？可是最可觀的還在來呢！晚飯後到客堂裏走一走。這兒你看到荒尼達，羅拉，瓦爾曼，威麗紀達，優拉麗亞，和你看不到奧蕾麗亞惆悵的眼睛，凝神而不見什麼的注視。一把扇子上的風景。幾聲禮節而宏強的雷彈在鋼琴上。這些俯聽，蒼白的女子站起來了，走到中央去，慢慢的前進。又後邊，攔手，有禮的，屈膝又退了回來，隨了隨千種無精採彩的綵紛舞。我們的臥室，祖母常常穿着盛裝跳這種舞。傷感與裝現在把你包圍着，大家要瑪麗亞唱歌，瑪麗亞不撒手，撒嬌的含羞，拂起面孔來，咳嗽聲，最後開始唱一支萎靡的，憂鬱的，哀婉的歌。

當你走開的時候，你的靈魂裏裝滿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長感寂靜。你也許聽到遠處突然來一聲咳嗽，短促而乾澀，或冗長而頑強。你上床去睡覺；夢想奧蕾麗亞做夢似的大眼睛，自以為感覺到了最大的荒唐，最大的迷惑，自以為輕微的，感覺到了愛。

(註一) Campoamor (1819—1901)，西班牙政治家兼詩人，著有詩，劇及哲學論著等。

(註二) Becquer (1836—1870)，西班牙詩人兼小說家，所作詩近海涅，小說近愛倫坡與霍孚曼。

(註三) Gavarni 即 Sulpice-Guillaume Chevalier (1804—1866)，法國漫畫家。

「堂·謹」斷片

一 女住持

納諦維達玳，希羅尼索塞巴孛羅女修道院的住持，是音樂大師的夫人安琪拉的妹妹。納諦維達玳在修道院一間小會客室裏。椅子是紅的，帶一點褪色的金飾；一張側檯上玫瑰花舉起了新枝。納諦維達玳同安琪拉和安琪拉的女兒相奈蒂在一塊兒。納諦維達玳保持了一種甯靜的態度；她的動作是悠徐的。她的碧眼有一種柔和的表情。不知道她面上帶的是憂鬱還是喜悅。她的笑容是難以形容的。相奈諦輕輕的碰尼姑的法衣，束腰，白袍子。納諦維達玳撫摩過了相奈諦精緻的衣衫。

「你將要在巴黎見到多少東西呵，安琪拉！」納諦維達玳感嘆着。

她加上說：

阿巴黎美麗嗎，相奈諦？

納諦維達從座位上慢慢的站起來。她站起可以感，微微一動，整理衣服。她身材高，當她走動的時候，衣服底下看得見她身體的圓滿而雅致的輪廓。納諦維達把手在胸前，開始踱來踱去。她凝視着一個塑像的遠處。納諦維達踱過拱廊。在堂皇的盤式 (Palaesio) 庭院的中央長着玫瑰非爾。納諦維達，漸漸開泣，倚靠在一根柱限上。背景是照耀着教堂的大祭壇。無數的燈光，在明淨的玻璃窗裏，照耀在閃閃鏗鏘的金光上面的枝葉間。納諦維達在那裏停留一會兒，歇在門框裏，像刻在祭壇屏風上的雕像。

回到她的房間裏，納諦維達坐下，手裏拿一本書。有時候她翻開書葉。有時候她凝神默坐。一只小鐘響了。慢慢的，像一個人從夢裏醒來，納諦維達沿長廊，現在黑暗裏了，走向歌唱席。

睡眠時間來到的時候，納諦維達開始解衣了。一片朦朧的，馥郁的香氣佈滿在寢

室裏。納諦維達玳停了一下。在鏡子裏看過了自已的結實的胸脯了嗎？她的細緻的麻紗衫是薄的，一片潔白。

二 金匠店

金匠在一所老屋裏設他的小舖，他的作坊。這所房子裏一切都是完整的，諧和的：鑿起來的石頭，窗子，熟鐵的露台，雕花的木檐，門頭上突出的梯形紋地。這所房子是帶了真正的愛心而建築起來的。現在金匠住在裏面。金匠是一個小老頭子，上脣兩撇白鬍子，下脣一撮白鬍子。他曾經在卡洛士黨軍 (Carlitas) 裏當過副官。堂、讓有時候來跟他談談天。他成天的敲鎚子或者用銼刀擦東西。人家說這所房子有地道通河。從前有一個時期滿城風傳金匠地窖裏發現一大筆財寶。金匠所有的珍藏是一些書以及他每夜檢點的一些文件。他在城外不遠處有一所田舍。他獨自生活：他不倚賴任何人。每夜兩個田工從田舍來睡在舖子裏。每夜金匠把眼鏡擱在鼻頭上，彷彿正在安排精巧的飾

物，他伏在案上，檢點文件，寫一長串的數字，讀一些登滿統計表的雜誌，寫信寄往馬德里和巴黎。

他在鋪子裏成天工作。每晚，在同一個時份，金匠和堂、讀看見一個孩子的面孔貼在窗玻璃上。面頰和鼻頭顯得在透明的表面上搗平了。孩子貪婪的注視小錘子的動作以及錘刀的來回的磨擦。他這樣的待好長一會兒……

(一年後孩子是一個小夥子了，而且坐在裏面，在作鋪裏。十年後孩子差不多成人了，他也敲錘子。二十年後，孩子是一個大人了。金匠已經死了。許多年前的那個孩子把錘拋棄了小石棒，他買了兩旁的兩所，他造了一所大磚屋。在屋面上寫着：現代大商場。已。

三 記者

早上三點鐘，堂·非特列珂離開他的編輯室。他已經見過了明天的日報的第一份；他的眼神經又一度感覺了新報紙上新油墨的永久的氣味，一盞燈掛在桌子上方，上面有一個報紙做的燈罩；牆壁上掛着大批的報紙，桌子上面滿是報紙。

城市在睡風中。星照在頭頂上；街燈却好像疲乏了。飯廳裏的桌子止給堂·非特列珂預備了一些食品，一應什物都擦得很亮，刷得很乾淨。那些寢室裏六個孩子的頭，一個婦人的頭，可嵌在她的金髮裏的，都息在枕頭上。第二天，十二點鐘，他們輕輕的在門上叩幾次。兩三個孩子走進來，熱切的，歡欣的跑到堂·非特列珂的床止。

這些孩子在什麼地方生的呢？堂·非特列珂曾經工作於馬德里，巴塞羅納，比爾波，聖彼倫西亞。他已經有三十年坐在一張白紙面前，在上面寫東西。他的衣服是清潔的，一點斑漬都沒有，可是有點髒。他的生命現在是就衰了。各類事情在他都有點摸不

關心。每逢報館裏有人辯論政治家的功過，開劇堂，非特別珂的意見的時候，這位和善的記者並不置答。堂·非特別珂，沉默中，側了頭，舉起了眉毛。第一位作者交給他一篇激烈的文章的時候，堂·非特別珂說：

「好朋友，容忍一點吧。」

許多夜在音樂大師的晚飯以後，堂·讓到報館和堂·非特別珂一招待一會兒。走到編輯室，堂·非特別珂剛把當天的各報，然後準備他的稿子。他的臉容表現出一種深沉的疲倦，許多次，當他整理他的稿子的時候，他有他慣有的安命和冷淡的姿勢：他側了頭，舉起了眉毛。他不能再寫的時候，那些孩子和他的太太將要怎樣了呢？

有一夜堂·讓發見這位好記者有一點心神不安。

「堂·讓」堂·非特別珂說：「我要同你商量一件要緊的事情。」

「聽到這句話，堂·讓直粘起身來了，他踱過掛在壁上的一捆捆報紙，問幾個問題，假裝漠不關心。」

「堂·羅」堂·羅。非特別珂重複說，「我要同你商量一件我遇到的重要的事情。」
堂·羅繼續假裝漠不關心。堂·非特別珂的事精是：他有一位朋友從馬德里寫信告訴他該回京。堂·非特別珂的生活問題解決了；他的朋友自信可以保證他這一點。

「你以為怎樣？」堂·羅。——「林——羅小羅不。」

堂·羅非常感動，而只稍稍流露一點，回答說：

「我以為，堂·非特別珂，你該上馬德里。」

那一夜堂·非特別珂回家的時候，他輕輕的遍吻了那些睡在枕頭上的小頭。

四 老樹

每個好天氣的早上，堂·羅總攔住白欄道。白欄道是圍子沿邊最古老散步場。鬱鬱的百年老樹，彷彿用枝葉搭成了巨個編得密密的穹窿。走進散步場，堂·羅第三眼發見的東西是一把白鬍子，又長又闊。堂·刺奧納多也在散步。堂·刺奧納多有多年

紀呢？堂利與納多有八個兒子，三丈個哥男女，十五個曾孫；他是一棵高齡的橡樹，
葦葉間猶是少講。他是那棵上古岸的老橡樹，樹是堂利與納最熱切的愛好。每逢提
到樹林堂利與納多時，總像小孩子，笑的，這這想，想，未有小孫子的國儀的歡笑。
察如著焚的熱淚，他已經達到了年齡的極限而帶有六歲小孩子的率直。

堂利與納多，曾與堂利問：「你今天你做什麼事情？」

堂利與納多，回答：「我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

「你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

堂利與納多，回答：「我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讀了兩本書。」
所長之後，明許許多多種精巧的儀器，非常微妙的方法，其尤其是「倍下測生機」(Crescario)
的東西，藉助不難觀植物生長，從他實驗中，我們可以推知植物的生長，比我們以前所料的更
具靈敏性；例如，六百棵樹，六百棵樹，六百棵樹，六百棵樹，六百棵樹，六百棵樹，六百棵樹，
死的時候，經過到，檢抽檢。

劉與納多是一位森林學專家，淵博而精深。他的事務所的牆壁觀滿了樹的圖案。他曾經在幾次會議上宣讀過很有價值的論文；他曾經寫過許多篇專題研究。在國外博得極大的讚賞。不時的應各報的邀約，他寫一些輕鬆、有趣的通俗文章。

「堂」對劉與納多說：「你今天寫了什麼沒有？」有一天「堂」詢問他。

「堂」說：「堂」對劉與納多含笑而回答：「我寫了一篇叫作『老樹』的文章。」

在年輕的翠樹的蔭裏，劉與納多開始讀了。

「這是一篇反對砍伐老樹的文章。」堂說。劉與納多加上說：「講的是這樣：『老年當受尊敬，因為事實昭彰，這高齡至少必先與不斷的包圍了一切生存的無數毀壞的原因有兩番長期的奮鬥。』」

有一天早上堂、劉與納多不在白楊道，他的身長鬚子不見於高貴的黑樹幹之間。堂、劉與納多病了。他不能出門。他的病是拖長的。可憐應的。堂、讓天天去看他。

「我那些樹怎樣了，堂、讓、老人問。」

他在想白楊道上的那些樹。那些樹平安無事；它們都直立在白楊道上，高貴，漂亮，欣欣的安享百年長壽。

春天到了；堂·利奧納多天天問

「我那那些樹怎樣了？它們開始抽新枝了沒有？它們長了一點綠葉子沒有？」

那些樹完全糟了。一羣伐木者帶了斧頭和鋸子來到了白楊道上，奉當局的命令，統統伐下了檜樹和白楊樹的最出色的標本。可怕的苦惱重壓在好老頭子周圍的一切人身上。沒有人敢告訴他這個惡消息；現在講來未免失檢，以後再說，先等他痊愈吧。

「現在我那些樹都置備了葉子了？」堂·利奧納多問。「你們什麼也不告訴我；對我講講它們吧。」

周圍的人都感覺到一種深切的壓迫，煞費心機的捏造善意的謊語。現在老大好起來了；多謝周圍的關懷，他逐漸回復健康了。他早已談他起床了以後要寫什麼；談他將要在白楊道上散步了。

「只要讓我在白楊道上走一趟，」他說，帶了一副快活的孩子氣的微笑，「只要讓我在白楊道上走一趟，那兒什麼都好。」他早已滿臉得意了。這聲音引起了那兒那兒的注意。醫生已經告訴堂，利奧納多說他明天可以起來了。星期他就可以出門去外邊了。

「第五」醫藥大師

上。勞·依·澤·澤

撥兩個手指伸在前面，穿。黃杜洛給大家看一塊小金幣的堂。黃杜洛是瘦長的。他的緊貼的褲衣褲，又白又亮，十分醒目。他的長而尖的灰鬚垂在兩肩。他穿著亮晶晶的漆皮鞋。這件不是到一六八〇年的一位銀行家面前了。瓦登。黃杜洛是一位專賣藥的發明家。他是一位將要把金幣變換的變戲法人嗎？誰都準備靜聽他。在場的有他的夫人安瓊。他的女兒梅奈諾，堂。謹，醫士吉哈諾，教師雷格里洛……

「諸位，」堂·貢札洛說，「我很得意向你們宣告我今天得到一塊塞普貼木斯·塞維拉士（Septimus Severus）的軍用幣。就是這塊……」

堂·貢札洛把金幣在座客眼前展示一周。

「諸位，」音樂大師講下去，「歷史是一串貨幣。In nummis historia. 自從造了這塊小錢幣以來，世界上已經發生過多少事情了。它必定從一手到一手傳下了各時代。眼淚，歡樂，熱誠，失望……這種種都儘許被這塊小錢幣目擊了。就像我現在把它拿在手裏一樣，儘許有一位王公，一個娼妓，甚或一個盜匪把它拿過了。這塊小錢幣安然無事，而多少個皇朝已經過去了，多少位王公死了，多少個最富麗的城市已經……」

突然間鋼琴震耳就聾的響起來了，相奈蒂唱着：

“Deplorable Sion, qu’astu fait de ta gloire?”

Tout l’univers admireoit l’asplendeur:

阿左林小集

三七

「堂。謹」斷片

三八

Tu re plus que poussieret de cette grandeur……」

（可憐的錫安，你怎樣打發了你的光榮？

當時的普天下同贊嘆你的噴赫：

如今你只剩了灰土；那種威風……）

「相奈蒂！」堂。賈札洛喊了！

「Cier Tapai（親愛的爸爸——）」相奈蒂回答鋼琴停了！

「對不住，諸位，」音樂大師繼續講。「歷史是什麼？在有些歷史家看來是「一些東西，在另一些歷史家是另一種。人類的推動力是在物欲呢，還是在理想？歷史家對我們講偉人。可憐的偉人！如果他們不存在，他們自以為著他們僥倖參與而造成的那些事情遲早會發生的。我不妨引孟德斯鳩的話吧。孟德斯鳩在他的。「羅馬盛衰考」裏說；「如果凱撒和彭浦（Pompey）像加托（Cato）一樣想，另外總有人會像凱撒和彭浦一樣想

的，而且共和政體，注定要崩潰的，仍然會給另外的手指拖到懸崖上去的。」是時間，諸位，是時間……」

鋼琴重新很快活的響起來了，相奈蒂唱著：

“Sur ce globe, la course humaine

Ne dure, hélas! que peu d'instants

Le postillon qui tout nous mène

Je le connais trop, c'est le temps.”

（在這個世界上，人生的歷程只佔有，唉！短短的時間，把我們大家都戴走的卸者，我太熟悉了，就是時間。）

「相奈蒂」，堂·貢札洛說，語氣中帶一種親愛的責備，「你合乎世界上最自然的趨勢，從拉辛轉到貝朗惜（Bennger）從拉辛，你在學校裏學的，到貝朗惜，你自己學的。」

六 誘惑一

相奈蒂現在已經見過十八個夏天了。他是用大而黑的眼睛；帶一點差不多覺不出的琥珀色的面孔，微作橢圓形，加上一個尖得很頑皮的下頷。嘴唇上彷彿塗了一筆洋紅。頭髮的烏黑給嘴唇的朱紅增加了鮮豔。相奈蒂走進一間客廳，一家店舖，一所戲院；她含着一種模稜兩可的小笑；她的眼勢泛泛的掠來掠去；她的眼睛裏閃着一隻被驚起的野獸眼睛裏照耀的光亮。這一種眼色是想表明信託而呈現的拘謹；想展示天真而流露惡作劇。一分鐘過去了。像一隻小野獸的神色變去了。相奈蒂現在確信自己了。她控制了環境。現在她的笑是坦率的嘲笑了。不時的，像一個無所懼的養蠶者，相奈蒂頭上作一個急劇有力的搖動，彷彿要在馬戲場的觀眾面前搖散她華貴的頭髮。她的一舉一動都令人想起馬戲場：迅疾的一舉一動，滿是生和力，一舉一動中她的身體溜過去，轉過來；構成種種的角度，種種的曲線，令人想起一塊橡皮，結實而柔軟，又滑又暖。

相奈蒂在房子裏跑來跑去；她佈置，重佈置家具；她唱歌；她突然停住。她停在一塊大鏡子前面。她沉思一會兒。她挺起胸脯，看看身體的可愛的曲線。她跨幾步，直挺挺的。然後她把裙裾揭到膝頭，凝神的端詳一條結實，圓潤，長得很雅致的腿，裝在光澤透明的絲鞘裏。脚，套在亮晶晶的漆皮裏，堅穩的豎在地上。兩條脚支撐一個苗條，婷婷的身體，帶一個飽滿，圓潤的胸脯。突然間相奈蒂對自己扮一個頑皮的小鬼臉，哈哈大笑而跑開了。

「Oh, Monsieur le chevalier! (噢，騎士先生!)」她一遇見堂。謹便這樣喊着。她在沉默中鋒利的注視他，裝一副害怕的怪相，然後哈哈大笑。堂。謹不作聲。有時候相奈蒂朝頭先提高了嗓子，滔滔不絕的同他絮話，鬧得響極了；漸漸的聲音低下來了；她愈來愈向堂。謹側過去；最後她終於喃喃的說一句天真的句子，雖然調子有點曖昧。堂。謹不作聲。於是相奈蒂把她正在讀的書放在堂。謹的手裏，帶了一種天真的表情說，「堂。謹給我解釋這首情詩吧；我不懂。」有一夜，夜彼後，當她經過那所房子

的轉角回她自己的房子去的時候，堂・讓看見一個窗子投下一方塊燈光在無人的偏街對面。紅花緞的大廳點亮了。窗子開着。鏤在紅花緞上，隔在闊窗格背後，突出了苗條，婀娜的相奈蒂的身影。

「Au revoir, monsieur! (再見，先生!)」相奈蒂喚出來了，當他看堂・讓走過去的時候。

然後她唧噥着，加上了一句：

「Buona sera, don Basilio! (夜安，堂・巴西里阿!)」

七 誘惑二

「你看見過聖巴孛洛女修道院子嗎？」音樂大師問堂・讓。

聽了堂・讓作否定的回答，堂・賈札加洛上說：

「我通知納諦維達玳，明天我們去看。」

他們第二天到了聖巴拿洛女修道院。用紅家具佈置的會客室裏，側檯上堂皇的伸着新枝。房子內部飄來一片輕微的爐香。院子寂靜。院中心可以看到一個花壇。一厚層茉莉，嵌着芬芳的白花，高登到與樓座齊平。藍空掩蓋在院子頂上。來客慢慢的巡遊。花樹叢裏站着納諦維達玳。她一隻手裏提一隻輕籃子，另一隻手裏剪刀。像細薄，透明的花邊一樣，雕花的石頭裝飾着圓拱與柱頭。納諦維達玳，慢慢的走動，從園裏剪花。她看見客來，並不動彈，可是面上浮起了一掬笑影。不時的，納諦維達玳，慢慢的走動，從園裏剪花。她看見客來，並不動彈；可是面上浮起了一掬笑影。不時的，納諦維達玳俯身或側身去摘一朵花：白毛絨底下鉤出了臀部的雅致的曲線，或者顯着了胸部的體和的曲綫。當她向前進一步的時候，寬裙板在一條花枝上，她的腿都露出來了。顯露在單薄的白絲裏，豐腰的曲線從足踝優雅的昇上來。納諦維達玳注意到了嗎？一會兒過去了。臨了，從容的用手一撥，納諦維達玳放下了裙幅。

「你瞧，」堂，賈札洛說，用手杖指拱頂上的圖案；「多出色的圖案！」

堂。謹和納誦維達玳向上看。臉朝天，眼睛閃亮，納誦維達玳有正在等待或奉獻一吻的多情的表情。

「很美」，堂。謹回答，注視精緻的石圖案。

然後慢慢的，低下了目光，注視在納誦維達玳的眼睛上：

「很美，的確……」

兩朵玫瑰花，像園裏白玫瑰花一樣紅，開在納誦維達玳的面孔上。她心神不安的咳嗽；低頭俯就一叢玫瑰花。

八 最後的一晚

秋天到了。方場裏薊蓎花樹的葉子轉黃了。天色愁慘。有時候下雨。燕子飛去。堂。貢札洛，安琪拉和相奈蒂也要到巴黎去了；彼理衷先生與他們一同歸去。他們當天晚上走，常常聚會的房間裏集了所有的朋友們。家具都套上了白罩布。門廳裏堆好了行

李。從他所坐的地方，望。簾可以看見一塊天空；有時候掩着灰雲；有時候露着蔚藍。日光漸暗。急雨斷續的傾注。相奈蒂從這里到那裏，走來走去，哼哼跳跳。

「彼理裏先生，」她說，坐到鋼琴前面，向彼理裏，「彼理裏先生，來一曲『Rea ur a Paris (回巴黎)』好不好？」

「Enchante, Madmoiselle, (好極，小姐，)」彼理裏先生說。

相奈蒂開始彈唱了……

“Vive Paris, le roi Tu monde,

Te le revois avec amour,

Eier geant, arme Te sa Eronde,

Il marche, il grandir chapue Isur,”

(巴黎萬歲，他是世界之王；

阿左林小集

重見他，我有無限的深情。

傲岸的巨人，手裏帶了投石帶，

他進行，他一天天越長越大。）

直到第二年春天，鋼琴將不再響了。相奈帶將不再在房子裏跑，跳，照鏡，向自己扮怪臉了。鏡子將不再看見那條結實，雅致，穿在緊吊着的光澤透明的黑絲裏的腿了，安琪拉的豐腴的小尖手也將不再擱在白桌布上，在銀器與明淨的玻璃器之間，帶一只翡翠戒指：白，粉紅，綠。

堂·貢札洛也將不再站在客廳裏，臉上兩簇灰頰鬚，手裏拿一塊金幣，說：「諸位，這塊小金幣……」

一路平安，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與落葉同行，落葉黃黃的飄着；與秋雨同行，秋雨單調的下着；與燕子同行，燕子很快的飛着。

「菲利克思·梵迦士」斷片

一白

在黃昏，在下午最後一刻，一小塊白，又白又方。陰影侵入房間的落角；進向露台；滑過大而矮的沙發；淹沒兩三幅風景畫；迴繞桌子，鑲嵌小方塊白紙。一片寂靜。從敞開的露台，透進田野的氣味；幾點星開始閃耀。陰影迷漫着，愈來愈變得濃了；房間裏差不多再也看不見什麼了。從外邊來的隱約的薄光朦朧的照出那一塊白，一個信封在桌子上。

詩人菲利克思·梵迦士把那封信不經意的擱在那兒。他看過嗎？還是原封不動，像從馬德里寄來的時候一樣嗎？生活過下來；詩人的作品——他的詩，他的小說，他的計劃——繼續下來；一種緊張的絞腦汁的氛圍環繞着菲利克思。在鬆弛的時候，他從綠色

小山的頂上向下邊眺望，先向海心，於是向城市。一陣火車的汽笛聲掠空而過，顛掉着，帶着嬌嫩的餘音。房間裏充滿了記憶，感觸，紀念，過去事物的感覺，不是西班牙的，是法國的。在他生命裏的一個時份，他是活在法國十六世紀後半期以及十九世紀前三十年。一個沙龍：哪兒？在巴黎。本雅，孔斯當（Benjamin Constant），夏立葉夫人（Madame de Charrier），史旦厄爾夫人（la Snel）。綠色小山上的小屋失了。想像代替了現實。三個女人對於一個十八世紀的作家的影響。那種糾纏到處追逐菲利克思，成天都不放鬆。它跟他在城裏來去。他下山，他上山，他同別人談話。內心上，精神上，他是遠離着這個實際的時代。本雅曼，孔斯當和三個影響他的女人：夏立葉夫人，史旦厄爾夫人舒俐妍，雷嘉米厄（Julie Recamier）還有孔斯當看了她死去的舒俐妍·塔爾瑪（Julie Talma）？還有他那麼感動而描述她的那一篇文章？那種環境和那些人物的一一清楚的，難以形容的——緊張，深奧，強韌。這個詩人的心靈裏，感覺裏，神經裏的一切，全浸染了那些人物所表出的空氣。西班牙的經典，西班牙的歷史，如今在菲利

克思都無所有了。這個藍色百葉窗的白色小屋——以及一切外表的現實——是可以忽略的。感覺了。這個詩人生存的意義如今就在于這一點：十八世紀的法國；利用了這種感覺，他得了一種生氣，一種精神的活力，他必須有了這種活力才能夠繼續工作了。內心上，他覺得需要一個題目，依靠了它才能夠繼續生存，繼續創作。他在實際的時辰裏的主題倒是法國生活的那一剎刻。其他一切，全乏味。對於西班牙經典深切的厭惡。除了這個題目以外，什麼都不在萊利克思的生命裏。人，事物，觀念，全從這個顏色鏡裏看。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他感到多麼有力，多麼出奇的輕易。從愛龍都，阿翁諦（Erlondo-Arindi）他的小屋裏，工作以後，他眺望天邊。三四個鐘頭的辛苦以後的疲倦。深切的困乏。這種困乏在菲利克思，在沈靜中，在隱逸中，是一種最高的愉快。

那封信的白方塊在哪兒？這白塊早已強烈了一點了。巴黎；本雅曼，孔斯當，他曾經在德國過了十一年；孔斯當曾經和歌德一塊兒吃飯，一塊兒散步；歌德，有好看的面孔，靈活的眼睛。還有夏立萊夫人呢？那個沒有成見的女人，她輕視世俗的顧慮和迷

信。她同本雅曼，孔斯當直談到六點鐘。孔斯當總是伏在玩牌的桌子上伏到了早上四點鐘，然後出來看他的老情人。還有史旦厄爾夫人呢？還有舒桐妍，白爾那，雷嘉米厄夫人呢？——菲利克思心裏想，——所有講雷嘉米厄夫人，講那個如此高雅，如此聰慧的女人的文章，研究所有關於她的文字。他的心神在她和夏立葉夫人之間醒來。那封從馬德里寄來的信在哪兒？在桌子上，在幾本書之間。它現在更大了一點了。信封上印着：馬德里，婦女俱樂部。接着是收信人地名和人名：聖級巴斯泰（*Saint-Pasteur*）愛龍都，阿翁諦，菲利思，梵迦士先生。這封信裏請求他事情是荒唐的：要他這個秋天在婦女俱樂部關於聖德助撒（*Saint-Teresa*）作一次小小的講演。今天天色灰沉沉的，綠色顯得更深了。詩人這個下午要到法國去——他將要搜遍拜榮（*Bayonne*）的書局——詩我關於他眼前這個糾纏的著作。他要講聖德助撒嗎？他覺得她，這位夏立葉夫人，多麼可親呵，一片由衷的談吐，隨便而不瑣屑，不胡言亂語！本雅曼·孔斯當那時候二十歲，她呢，四十七歲。這種遲暮的尤物對青年人神奇的魔力；不覺聯想了聖德助撒五十

三歲遇二十五歲的聖約翰（San Juan de sa Cruz）。可是那個阿維拉（Avila）的女人【註】是越了。菲利克思頭腦裏翻造着後半夜裏年輕的孔斯當和靈慧的夏立葉夫人之間的一篇愉快的，乖僻的談話。半暗裏的沙龍，書上蒼白的金邊。初曉的熾微的晨光，在一個窗口。聖德助撒嗎？啊！她是多麼遠呵！信在桌子上。更大了。現在看起來像浩渺的一片白。詩人在這塊白上絆來絆去，當他進去，當他出去，當他走近窗口去，當他出于本能，不自覺的又走回來向裏邊的小門瞥一眼。

【註】指聖德助撒。

二 招租

菲利克思的左腳踏在門檻上——在愛龍都。阿翁譚；——右腳臨空。天氣晴和；雨洗過了天礎。早上八點三十二分。動身回馬德里。感情。在此刻，菲利克思的左腳舉起了。它並不停留；可是在一秒鐘內，一秒鐘的百分之一內，它恰好在別處點上，從此詩人要

跨過愛龍都。阿翁謠那所房子的四壁了。當這個一秒鐘的百分之一過去的時候，菲利克思便到了外邊了。填滿門口的空氣儘可以比作一層極薄的玻璃片。這一層薄片封住了門；它恰好插在內外的分離點上，也就在詩人要跨過了走到外邊的一點上。這一層一米里米達的百分之一的薄片，像齧頭台的大刀，切開了過去和現在。在此刻，詩人所有的感情全貫注在他的左腳並非不在動而還在臨空的行爲上。過去和現在在被一秒鐘的百分之一和一米里米達的百分之一分開了。愛龍都。阿翁謠那所小房子還沒有變動，還完整，在詩人的感覺裏；太陽光射在裏邊的白牆上。菲利克思用鉛筆在牆上寫過一句西班牙的題句：“Solis ortu usque ad occasum”【註】都照到，當太陽出來，當太陽落下去。在谷中算第一個受到太陽的親吻，也是末一個，在晚上。那所房子的印象在詩人的腦子裏還沒有變動。現在他到了外邊了。晨光閃耀。向一條甬道開的便門是怎樣的？菲利克思努力追想。第一次感到悲愴，因為印象早已開始瓦解了。從車站上，他望高處，一片白，那所房子，一層極薄的輕紗隔在它和他之間了。時辰，日子，星期；從遠處，在空

間和流逝的間裏，他望它。它發亮，可是更輕微，可是更蒼白。在房子的側面，有四個窗子呢，還是五個？起床的時候，非利克思從那些窗子之一裏眺望遠山不知有多少次了？上第一層樓的長廊開的門，是三個呢，還是只有兩個？房子露在高處，在那個綠色小山上；它隱了；它又現了。它的白牆消褪在遠處……日子，星期，月份……愛龍都。阿翁紳那所小房子只剩了一架牆了，孤寂的。在新印象的漩渦裏，在日常生活的激流裏，那架白牆也要不見了，淹沒在白茫茫一片的可怕的忘川裏。它也許會湧現一下子；可是它終于要消失的。在空中，在一片亮晶晶的藍色裏或是在一片柔和的灰色裏，在綠色的山頭上，一幅極大的廣告，白地黑字，寫着：招租。

【註】拉丁文：從日出到日落

玫瑰，百合，剪邊羅

呃，諸位小姑娘！我對你們講；對了，對了：等一等。你們不聽我嗎？你們不要聽我嗎？諸位小姑娘，諸位小姑娘。來！我要給你們講一個小故事，有趣嗎？對了，對了。哈，哈，哈！我很老了：我是一個小老頭子。我到過許多地方：到過歐洲，美洲，非洲，澳洲所有的國度。哈，哈，哈！我還沒有失掉好興致，雖然走過這許多地方了。呃，諸位小姑娘。別害怕。看我的藍眼睛？我的白鬍子？我的鬍子裏滿是塵土。路上的塵土厚厚的積在我的頭上，我的衣服上，我的手上。你們都沒有出過這個城市吧？啊，倘若你們知道世界上有那麼多奇觀呵！又妙又慘。呃，來吧，諸位小姑娘。圍攏來，圍攏這個好老頭子。背了行囊走路的好老頭子。你們不相信我可以講給你們聽的故事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嗎？別害怕；圍攏來吧；你們是青春，快活，熱心，我只有在別人的關懷裏才覺得稱心。我不是告訴你們說我是一個有趣的人嗎？哈，哈，哈！呃，我們開頭講

故事吧。你們不再靠近來一點嗎？那麼就不要動；遠遠的聽吧；我可以把嗓子提高一點。你聽了才知蓬多妙哪。哈，哈，哈！

一個古老的府第。房間很大，很亮。牆上有鏡子。許多鏡子。全城——那是一個古城——很靜。那種沉靜儘可以用刀來切開：如此稠密。大窗子裏射進鮮明的太陽光。西下的太陽嗎？不錯；金黃的，溫柔的，體貼的太陽。太陽落下去，預備第二天昇起來。一團團金黃的雲，美麗的積雲，航過天空。航過天空嗎？不對，不對；它們不動，它們靜止在那些風信標上。風信標的雄雞，天使，星辰，支桿，突出在金黃上。大廳裏——一片光華——三個女孩子跑來跑去。她們穿了簡單的鮮明的衣服。一個叫路西拉；一個叫愛維麗亞；還有一個叫琵琶朗蒂。她們的眼睛各有各的顏色，路西拉是黑的，愛維麗亞是藍的；琵琶朗蒂是綠的。三個女孩子，路西拉，愛維麗亞，琵琶朗蒂，都很高，很苗條，很優雅。沉浸在金黃的夕陽裏，她們輕靈的，優雅的在房裏跑來跑去。忽然有幾顆

星出現了。第一顆出現在深而暗的天藍裏的星，亮晶晶的，顛危危的，好像一滴要落下的水。可是那顆閃爍的星並不落下來，如果落下來，脫出了那一片半透明的天藍，這三個標緻的女孩子，一定要奔去把它檢在她們的纖小的白手裏。她們一定要一邊發瘋一般的哈哈大笑，一邊把它在手心裏輾來輾去，閃閃鏗鏘的像一粒寶石。

路西拉，愛維麗亞，琶炯朗蒂在房間裏跑來跑去。三個都優雅，苗條；她們穿的衣服這樣薄，這樣輕飄，滿場飛的時候，不時的現出一點，露出一點紅嫩的皮膚，柔軟的堅挺。三個都笑着，老是笑着；她們爲了那一種出奇的平靜，那一片隨夕陽漸漸淡却的金黃，飛一股夜晚的清新氣，有點沉醉了。她們從露台奔到一張大沙發上；坐一會兒；一塊兒，一聲也不響，彷彿是老太婆，預備祈禱；可是只有一會兒。她們重新起來；那些有彈性的身體——又柔軟又遒勁——伸着，屈着，蹣着，從房間的這一頭到那一頭。他們的水晶似的笑聲震動在空闊的堂裏。金黃的太陽光褪去了。全城浸到了深沉的寂靜裏。露台底下，方場中心一個噴水池裏飛落水晶似的一串串清水珠，一片幽微的濕濕

聲。在傍晚，在黃昏的這一刻，這三個標緻的女孩子，路西拉，愛維麗亞，琵炯朗蒂，重新沉默了。路西拉的聲音，像小鳥的尖叫，突然驚破了沉靜。

「我願意是一朵花！」路西拉直嚷。

「我也願意！」愛維麗亞也嚷。

「我也願意！」琵炯朗蒂回應她。

三個一起笑了，哈哈大笑。

三個身體搖擺在溫馨，朦朧的黃昏裏。輕飄的衣服又現出一點，露出一點身體上讚和的，邀動的，柔軟的線條。

「我願意是一朵百合！」愛維麗亞也嚷。

「我願意是一朵剪邊羅！」琵炯朗蒂也嚷。

一朵玫瑰，一朵百合，一朵剪邊羅！傍晚完結了。一顆星在高處開始很亮的照耀了。三個優雅的女孩子，還有點沉醉，在大廳裏跑來跑去。

玫瑰，百合，剪邊羅

五八

又不作聲，又聚在一塊兒的一刻。重新異口同聲的說：

「我願意是一朵花！」

接着：

「離這兒最近的玫瑰！」路西拉又嚷。

「離這所房子最近的百合？」愛維麗亞也嚷。

「在最近一所房子裏的剪邊羅！」琵琶朗蒂也接着說了。

就在這個古城裏，就在這個時辰。正當路西拉，愛維麗亞琵琶朗蒂在這個明朗的寬敞的房間裏想入非非。正當這三個優雅的小孩子想做一朵花；想做一朵玫瑰，一朵百合，一朵剪邊羅。離路西拉，愛維麗亞，琵琶朗蒂最近的玫瑰，百合，剪邊羅。

靠近這所舊府第，掩在它的牆影裏，有一所平常的小房子。房子裏住一個女孩子；顏色非常蒼白；身體差不多是透明的。眼睛，深藍的，有一種哀愁的光芒。當她從椅子

上站起來的時候，只有憑神異的法力才能夠站直。她的情人出外打仗，多時沒有回來。他沒有消息來；可是消息是隨時隨刻都會來的。遠人沒有消息來；可是那隻蒼白，半透明的手裏時常接到一封信。她多麼熱切，多麼提心吊膽的讀信！現在她許久沒有得到一點消息了；她非常不安心。她坐在一張大椅子上，頭向後仰一點，爲的比較容易呼吸。桌子上，一只瓶裏插一枝玫瑰。只有一朵豐潤，芳香的白花。外邊一陣大騷亂的聲音；她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不能斷定。不過，一定是外邊什麼地方發生了一件可怕的凶事。她閉緊眼臉——那麼蒼白的眼臉——彷彿這樣一來可以不看見可怕的东西了。走廊裏有脚步響。門開了。有人來，勉強裝着笑容，告訴她不要大驚小怪。聽他的話是可怕的，忍受不了的。

白玫瑰倒在瓶邊上。幾個鐘頭以後，離路西拉，愛維麗亞，琵炯朗蒂想想入非非的舊府第最近的這朵玫瑰，彷彿也是多思的，天生有睿智的，輕輕的躺在人家輕輕的放它的地方，在一個白枕頭上，玫瑰是白的；枕頭是白的；女孩子——長眠的女孩子——的

臉是白的。

她極其愛花。一切花之中，她最愛百合，藍百合。她那間庵舍裏，用石灰粉飾的空漠的白牆，襯托着一把百合花的藍紫。這個柔順的尼姑把花束在那裏擱一會兒，一邊向聖處女作一篇長禱告；過後就把它捧在手裏，穿過長廊，走進禮拜堂。她在禮拜堂裏把它擱在聖處女的足前。尼姑庵就在舊府第旁邊。就在那三個標緻的女孩子願意做花的時辰，這個尼姑永遠安息了。

人家從祭壇上的花束——這個尼姑對聖母最後的呈獻——摘下一朵百合花放在死人的足邊。百合躺在那裏，一點鮮明的藍著在衣服的黑上。

突然，從那邊，從方場，從對面那一排房子，傳出一陣可怕的喧囂。一家酒館裏傳出一片叫喊聲，許多苦力，工匠，亂七八糟的擁出來。方場的沉靜完全破了。自然是發

生慘劇了。原來就在那家咖啡店裏，就在那昏昏時份，就在舊府第內三個女孩子願意做花的時辰，就在琵琶朗帶願意是一個剪邊羅的那一剎，一個年輕人爲了爭風吃醋，被殺死了。警察來抬走屍首的時候，年輕人的鈕孔裏，有一朵——當然是情人送的——剪邊羅。剪邊羅紅得就像這個小夥子的鮮血。

「我願意是一朵玫瑰！」

「我願意是一朵百合！」

「我願意是一朵剪邊羅！」

呢，諸位小姑娘，圍攏來，圍攏來。故事講完了。很有趣，是不是？同真的人事一樣的可趣。哈，哈，哈！你們不笑嗎？你們也願意是花嗎？玫瑰，百合，剪邊羅！哈，哈，哈！

迷 惘

窗是灰色，鏽綠色的天——巴黎的柔和的天。在這個房間裏，遠隔西班牙，遠隔枝葉間成千成萬的金球，一本小書擱在一件家具上；斐爾吉妮亞，蒲格曾經把它拿在白色手裏，讀了，放到另一處，又拿了起來；曾經凝視它的書頁而並未看見什麼；讀了，又拿起來讀。現在這本書，在這兒，在巴黎，在旅館房間的四壁之內，似乎不是一本，而是許多本；這本薄薄的小書周圍凝聚了她在地中海濱的一切感覺，一切心境，深長的沉思，緘默的享樂，高傲，激烈的蔑視；現在這本書充滿了這個房間，是在一件家具上，又在一切家具上；在一張桌子上，在一張椅子上，在床上平滑的絨毯上；斐爾吉妮亞的眼睛碰到它，當她抬頭看天——這個大城市的灰淡，柔和的天——或者當她想注視她親手掛在牆上的一盞波齊的圓燈，或者當她出神了一下，對什麼事情發呆了——除了自己！低下來凝視自己那雙纖小，圓潤的腳，腳背的白肉上，如絲滑或皮褶厚出來的紋路。這本小書！

「波特萊詩選」(Baudelaire: *Choir d'oposites*)——對斐爾吉妮亞的本人肖像對什物一樣的施行暴力。一面大鏡子裏映着這個苗條的人形，周圍像一圈光怪陸離的光輪，繞着幾十本，幾百本，幾千本一版印出來的書。

周圍非常靜；斐爾吉妮亞纖小的白手伸出去摸這本薄薄的書；頁面上割着一行行詩；斐爾吉妮亞的視線集中在詩行上；可是她的精神，她的想像，她的空心靈，遠去了，去那邊，去西班牙，掩着蔚藍的地中海，傍近那個寬大稠密，濺滿成千成萬金點子的橘樹園。

橘樹園靠近平滑的沙灘（在溫和的冬日，在藍天底下，地中海的波浪奔到沙灘上慢慢的，輕輕的，默默的死去，）園主就是斐爾吉妮亞，苗條，娉婷，碧眼睛，圓潤的紅嘴唇，稍稍突出的，結實的胸膛，輕盈柔軟的綢衫底下隱現着兩個尖尖的乳峯。

那所大房子裏滿是鏡子；一面鏡子在一個樓梯頂；一面鏡子在一條長廊的盡頭；一

面極大的鏡子在一間飯廳裏，映着桌布的白亮。房頂的看樓，俯瞰燃滿火星的遼闊的橘樹田的，也有一面鏡子在一隻手裏。是一隻白手，指尖作玫瑰紅。一面小鏡子——在平靜，沉默的時候——照着硃砂嘴唇，碧眼睛，粉紅耳根，白牙齒，長眼臉擡得圓圓，含譏帶嘲的小嘴。這種時辰過得很慢。一縷斜斜的太陽光從一個窗口穿進來，碰到一面鏡子，被鏡子反映給另一塊水銀板，從那裏反射到另一塊光亮的平面。有時候，在這種平靜的鏡界——不為海浪所破的——一面平滑的鏡子裏映着一條穿絲襪的圓腿，一隻慢慢握攏的素手，一個飽滿，迷人的酥胸，一個圓渾的臀部曲線。斐爾吉妮亞的眼睛，出神的，耽溺的，許久，許久的凝視那條腿，那種曲線，那雙美麗的手。於是小鏡子，夾在織指間，以耽樂的親切，映着深長的默想；映着看它的海綠色的眼睛，映着肉感的紅嘴唇掀起一股輕蔑。

輕蔑——輕蔑誰？爲什麼？斐爾吉妮亞從小，從兩歲起，就失了母親。回顧從前，

她看見自己坐在父親雷阿納度。蒲格先生的膝上。有一次，出去了兩三天，父親回來
了，面色有點蒼白，人有點懶散；孩子跑去迎他；他把她抱到膝上。突然，作出一副古
怪、驚訝神氣，孩子問：

「爸爸，你身上是什麼氣味？家裏沒有這種氣味。」

父親微笑。又一次，在外邊過了一夜以後雷阿納度。早上回到家裏。孩子很快活的
跳去接他；他在睡覺去以前，把她抱在膝上，吻她。孩子聞聞他的面孔，他的衣服，重
新說：

「爸爸你身上有一股古怪的氣味。」

她急遽的，苦惱的掙脫了父親——這個人是她崇拜的，此刻却非常討厭。斐爾吉妮
亞勢必一輩子遭受這種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嫌惡所作弄。這種潛伏的，幼稚的嫌惡勢必引
伸到一切人身上。在他出去了許久而回家的時候，從父親身上聞到的一種濃重，離奇，
神祕，觸鼻的氣味，改變了孩子的全生涯。孩子感覺到討厭父親——她所崇拜的父親；

婦人乃感覺到嫌惡一般人。

她躲到自己的懷裏；那些明淨的鏡子，在寂靜的房子裏，不時的，彷彿要使她稱意，彷彿要參她的耽樂，反映一條美麗的圓腿，一個飽滿的胸膛——停勻的，一個精緻的臀部的曲線，兩個隱伏的乳峯。在地中海明朗的映照裏，委諸自己，避入自己的斐爾吉妮亞的情影從一面鏡子到另一面鏡子，移來移去。有時候一縷鮮明的太陽光從一個窗口斜斜的射進來；外邊，新鮮的橘樹枝葉間閃耀着成千成萬的金點子，離房子幾步，海浪湧來平靜的飛濺而消失在金黃的細沙上。

一團白雲開始從遠處出現了；現在掩到了窄狹的海灣口兩個海岬之一。她手裏拿着小書，一邊沉思；在讀書與沉思之間，向大鏡子偷看一眼。雲慢慢的前進。幾個鏡頭之內，斐爾吉妮亞——有一個親戚要從馬德里來到了；那是一個受了蔑視的，然而堅持的愛人，現在正要來作最後一次的求婚。

白雲離開海岸，橫在灣面，正在從一邊輕輕的，緩緩的滑到另一邊去。斐爾吉妮亞出神了。她是在白日夢裏，目光定在書頁上，心意却在別處。斐爾吉妮亞在什麼地方呢？是在這兒，在海濱，在遼闊的橋樹園，還是在馬德里，在巴黎，在倫敦？不管在什麼地方，只有她一個人呢，還是身邊另外有一個熱烈的求愛者，就是那個鏡頭之內要來到的那個求婚者？他們兩人在很興奮的談話嗎？白雲披過灣面的藍波。

他：「我不能，我不能；惱煞我了。我有她在這兒，她屬於我，我一舉手就可以把她抱在懷裏；可是她不是我的。」

她：「我背負了自己了，然而我不能把自己獻給他；我是他的，可是只准是我的。」

他：「她有點拒人千里，不可及；我覺得我們永遠不能互相歸屬。」

她：「我心裏滿是輕蔑；雖然我勉強自己屬於他，我的靈魂深處自有些東西反對我完全委棄給他，使我離開他。」

他：「神祕的，穿不透的女人！」

她：「占有我自己，甜蜜的占有我的全生命！」

一陣透骨的悸顫震動了斐爾吉妮亞。鏡子裏照着一個苗條的情影。這個標緻的女人從長途跋涉回來了；清醒了。她向映在明淨的水晶片裏的自己微笑。她檢起小鏡子，小鏡子裏映着碧眼睛和朱脣。白雲，在那短短的一刹那，已經渡過了海灣，掩到了那一邊的海岬。

一兩個點頭之內，在那個求婚者來到以前，斐爾吉妮亞要作一次長途旅行。一瞬間這個美麗的女人捉摸不到了自己。

在巴黎，在這個寂靜的旅館房間。這本小書在一件家具上；這本小書在南方陪伴過斐爾吉妮亞；分佈在許多家具上，在床上的絨毯上，在衣樹上，在地板上，在四角落。一面圓淨的大鏡子映着一條穿絲織的腿上圓潤，秀挺的曲綫。

耽樂

艾拉秋歐、彼涅亞病了。有時候他看見面前一棵魁梧，龐大的玻璃柱，裏邊有一條水銀的心。在房間的陰暗裏，在黃昏的餘光裏，閃爍那棵極大的水晶柱；水銀的心升起了一點；房間裏除了那棵高大的圓柱再沒有什麼了；它擠開了一切；家具，書籍，圖畫都不見了；白晝的光明，消入夜晚的黃昏的空靈，破曉的恍惚不定的薄光，都映在那棵龐大的水晶柱裏。這位小說家屋子裏一切東西都翳了，瓦解了，溶化了，在玻璃柱面前，從那條銀綫上升的時候起。小說家的眼睛張得很大；手上發燒，嘴唇撇着，一副苦惱憂鬱相。時間在呆定裏過的很慢；在遠處，在藍天——^也如果是藍天——懶洋洋的飄着一朵雲。過了許多鐘頭，過了幾天，水晶柱裏的銀綫突然下降了；從一個數目字降到另一個數目字。房間裏一切東西都恢復了原有的面目；出了虛無；返于日常的狀態；小說家的手不大發燒了；水晶柱縮小了；有時候甚至於恢復了正常的大小，躺在桌子上，靠

近一束花，不過是一根短小的玻璃管，中心有一條細得差不多看不出的水銀線。

可是實際上實際與精神——這種愉快的調節，不能持久。艾拉狄歐顫抖了？他從深心裏感覺到一種奇異的感覺了？一切都重新開始化爲烏有了；圖畫，家具，書籍，漸次縮小了；它們縮小，水晶柱便擴大；過了幾個鐘頭，房子裏又填滿了這棵魁梧，龐大的玻璃柱。中心那條水銀線，現在粗得像一根椽子，重新上升了，指到了上邊一個數目字，在這種時候，在水晶柱填滿彼涅亞的房子時候，一分一秒都很慢，非常冗長，最小的感覺在他也是感覺得非常銳敏，非常透澈；車馬聲，人聲，語調的高低與抑揚，門的輾軋聲，光的變換，陰影的遊戲與進行，總之，一切，一切到彼涅亞的感覺裏都擴大了，非常龐大了。一切都在水晶管的伸張裏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可是它們的實體是不在了，它們的靈魂，它們的精神似乎還在呢。艾拉狄歐、彼涅亞在這種痛苦的時候所感覺到的就是那些東西的靈魂。那些東西的靈魂在空虛的房間裏圍繞着那棵魁梧龐大的玻璃柱，漂着，波動着，舞着。可是彼涅亞的家裏，在他所愛的親人之間，狼狽是很明

關的。鑼鼓銀線上升，玻璃管擴張的時候，這位小說家的暴躁也就銳敏了。稍不願意，他就火發，氣，將樂觀的靈光掩蔽了。艾拉狄歐、彼涅亞看一切東西都是可悲的，陰慘的，親人朋友最簡單的語在他聽來就有憐憫，輕蔑，討厭的意思；平常他把一切都看成好的。現在，在這種時候，他把一切都看成明裏暗裏在和他敵對了。當玻璃柱吸收一切光線日光與目光的時候，艾拉狄歐周圍的人都閉着嘴，憂鬱的皺着眉頭。

「你以為他治得好嗎，先生？」

「我相信治得好。不過我們都得努力一下。」

「你以為他的病嚴重嗎？」

「我以為……我相信我們努力做下去極有把握。我們得有信心，我們得盡心去幹。」

「不再讓我們講一點嗎？」

「我已經講夠了。依照我的話去辦得了。如有什麼新變化，寫信告訴我。」

「我們一定完全遵照你的話去辦，先生。」

「那末就細心，刻苦，忍耐的幹吧。」

在鄉下，在田野的新鮮空氣裏，過了一個時期的簡單生活以後，玻璃柱確實的恢復了固有的形狀，躺在桌子上，靠近一些花——這位小說家所愛的花；它在黃昏或在晨曦裏難得閃耀了。可是艾拉狄歐、彼涅亞仍然非常痛苦，非常暴躁，他仍然為原先那種不安定所擾；日常生活的細節在他都看成無限的重大；一聲叫喊，一聲撞壁，突然描亮電燈，突然開窗，都使他直跳。他不知道如何解除這種極端的暴躁。他的親人也不知道。他們的愁容並不稍減。艾拉狄歐如何脫出這種荒唐的，可笑的，當真是可笑的情形呢？這位小說家那種銳敏的慧眼出了自己真實的境地；他所引起的家裏人的狼狽，痛苦。憂慮，他也看得同樣清楚；可是他沒有法子。出于本能的，每一個到他面前的親人

或者僕人都照這位小說家的愁眉苦臉而扳起愁眉苦臉；像照一面最明淨的鏡子，艾拉狄歐在隨時出現在他眼前的那些面孔上照見自己的面孔。這種鏡子——陸續照來，每把他激出很可怕，很兇的言語，手勢，動作。可是這種發脾氣，暴跳的時候一過去，在每次取鬧以後不知所措的沉默裏，他的溫文，他的彬彬有禮的習氣，重新抬頭了。艾拉狄歐明白自己任性了；在沉默中，在深心裏同自己理論着，他怪自己粗野，怪自己癡狂；他明白自己使家裏人如何憂愁；漸漸的從一絕端——從漫無節制的暴躁——移到了另一絕端——低聲下氣的卑屈；他向他所得罪的人熱切的請求原諒；在他們面前埋怨自己，又在人家面前再三提言；他想——這最糟了——雖然他們原諒他，知道他是因病而不能自制的，他們的深心裏當永遠會想起他那種無理取鬧吧。結果從暴躁變到卑屈，從絕端忿怒轉到絕端悔恨，化了多少精力，他終於累倒了，什麼也感覺不到了。一連好幾個鐘頭，他在三張大沙發上伸躺着，像一塊石頭一樣的呆木，看不見外界的形形色色，完全沉入了自我的深處。

半個月以後，別墅裏來了艾拉狄歐的一個遠親；家裏人請他到鄉下來住些日子。巴布洛先生，就是這個親戚，害了一點病；鄉下的空氣，他們以為對於他一定很好。過了兩個禮拜，大家都看出他的病實在是慢性的——慢性的而且難堪的；甚至于艾拉狄歐也開始留心他的親戚了。同巴布洛先生住在一起是一件有點麻煩的事情。一點細故就使他大不高興，一點小聲音都受不了；對他講話的語氣非要十分體貼；要不然，他會從話裏無中生有的聽出厭惡和敵意。因為巴布洛先生實在——注意這一點——是那麼和善，那麼有禮貌，那麼文雅的，家裏人都真摯的憐嘆他這種病態。大家的注意力都不由主的離開艾拉狄歐而集中在巴布洛先生身上了。顯然洛艾拉狄歐對於巴布洛先生出于本能的懷了一種深切的憎惡。彷彿一個小孩子妒嫉給別的小孩子的愛撫，艾拉狄歐不能忍受濫與巴布洛先生的懇勸，姑息，周到的關懷。艾拉狄歐一進入這種心境，他就自然而然的放棄原先的地位了。他不再像原先那樣暴躁，那樣亂發脾氣了；現在因為厭惡病人的慍頭，

病人的使性，他的放棄原先恰好就是他自己的那副慣顏，那種任性了。在暴躁的，乖戾的巴布洛先生面前，他掙脫了，洗淨了原先的壞脾氣。家裏人都圍到可憐的巴布洛先生周圍，都集中到他身上，艾拉狄歐從一家中首要的地位，降到由巴洛先生當主角慣的這齣戲裏一個不重要角色了。他自己的那齣悲喜劇已經演完了；現在是另外一齣了，一齣新戲；無人再記起那齣舊戲了。

「你們完全依照我的話辦了嗎？」

「完全依照了，先生；已經用盡心力了。」

「你們這位親戚的戲演的很好嗎？」

「好極了，他是一個出色的演員！」

「有這樣的結果，我要慶賀自己了。」

「我們也慶賀，好先生！」

「很古怪。」

「可不是！我們費了好大的氣力才演出了這個喜劇。」

「啊，好先生，你把我醫好了，我並不感激你。」

「哈，哈，哈，你是一個小孩子，好彼涅亞。」

「我當真不感激你，先生。」

「爲什麼不感激呢！」

「因爲那種昏睡，寂滅，萬念皆休的時候，過分暴躁，過分憤怒以後，沒有感覺的伸躺在一張大沙發上的時候，是我一生中最好最透切，最快樂的時候。不錯，在那種『不存在』的狀態中，在那種深沈的，可怕的對一切都漠然的狀態中，好先生，我得到了最激骨的快樂。」

演說家

他起來，打開窗子。於是穿衣服。一會兒重新到窗口。在對面房子頂上，遠遠的，可以看到一座大山的尖頂。天很低，陰沉，一片鉛色，或者甚至於更深一點——幾乎是黑色。一層厚重的霧籠罩了山坡的一部分；慢慢的，幾乎是痛苦的，扭動着，留下一片片纏在林木間；這裏像拖過一塊髒骯的破布，那裏像絆住另一塊襁褓在一棵多葉的樹頭。窗下方場上一羣勞動者團團的圍着一個站在一張凳子上的。胡逸。糜楞呵思的目光注定在山邊的濃霧上；追隨霧的旋轉；似乎用手扶它起來；彷彿把它當作麵粉似的在鉢裏搓着；捏它又放它走，像海灘的砂子從指縫間溜出去。

可是胡連簡直不想到霧；偶然想一下，立刻又沉入自己心思的深淵。他那隻細緻的白手以急促的，出於木能的手勢，摸他的面頰。好像摸鬍子；可是胡逸的臉上沒有鬍子。那是平滑的，剝的光光的臉。現在看起來宛然是一個羅馬貴冑的臉。胡逸。糜楞呵

思這樣倒比有鬍子好看一點。他的思緒遠在這個村子以外。山邊上厚重的濃霧還在慢慢的扭動着，擺脫枝葉。胡連心不在焉的看着它，於是讓目光落到方場上。

站在凳子上的人趕緊舉頭，腕上用一條鏈子掛一只鍍金的表，擺來擺去。一隻手向觀眾伸出去，這個通俗演說家在那裏演講，叫喊，打手勢。胡連的額上印二道很深的皺紋。他的目光不能離開方場上那個走江湖人。他注意他的每一個舉動；熱切的聽取他的每一句話。這個人站在小小的演講台上真是口若懸河呢！胡連的手又以同樣的手勢摸他的面頰；可是他的臉上沒有鬍子。已經沒有了六個月了。一直從胡連在一個瑞士醫院受一次嚴重的手術以來。鬍子以及鬚鬚已經全失去了；可是摸鬍子的習慣還保留着，到這個習慣失去大概還有些時日吧。

方場上的走江湖人繼續叫囂，胡連。珂摩楞思一剎那間看見自己在那個光明，潔淨的瑞士醫院裏。他更往後看過去，看見自己在國會裏，筆直的站着，兩手擱在前邊的坐椅背上，胸膛稍稍挺出。於是又看見自己帶着旁的種種姿勢；向閱員席伸着手，一邊說

一邊把全身的重量從一隻腳移到另一隻腳，或者停一下，低一下頭，整理思緒。當他看見自己帶着這種姿勢，同時又想起他是在這個鄉下小旅館的房間裏的時候，他覺得一陣深切的震顛，他在前一天來到這個村子。他的秘書，陪他到伯爾內（Berne），又到巴黎的，已經遵他的命令上馬德里去了。胡連想獨自過幾天，完全單獨，只由自然作伴。不過過幾天，在重新投身政海的爭鬥以前。趁這幾天試試能不能再投身政海的爭鬥。經過了那次嚴重的手術以後，他還有重振旗鼓的能力嗎？他還能做一個爲全西班牙人所敬佩的大演說家和國會辯論家嗎？

胡連。摩楞珂思所系念的，比體力更關切，至少和體力同樣關切的，是感情的魄力。沒有感情什麼都不能辦，什麼都不能創造。沒有這種神聖的美德，詩中，畫中，演員的藝術中，不能有什麼創造。胡連已接近老年的門檻了。尊嚴，榮耀，自尊心，虛榮心，野心的滿足——這種種他都有了。他嘗盡了權力和人望的樂趣。他狂瀉處——在上

議院，在下議院，在公衆的方場——都保有他的本色，率真，獨立，獨特。獨特嗎？當然是。胡連·摩楞可思的敵黨挖苦，嘲弄他種種古怪的姿勢，倏變的聲調，突如其來的異想，驚人的奇論，無條理的誇張。可是沒有人能懷疑他的潑刺，鋒利，深刻的智力以及他在道德上無可非議的正直。他的同黨，他的敬佩者，他的熱烈崇拜者，恰恰就特別看重他的敵黨所非難他的地方——他的喜歡誇張，喜歡出奇。聽過胡連·摩楞可思在國會演說的，誰不嘆服他從沉痛忽然變成談諧的本領？這種突兀的跳越，在聽衆最預料不到的地方，從緊張的劇情，悱惻的空氣，跳到輕鬆的譏笑，唐突的戲謔。令人想起一個悲劇大家猝然變成了一個小丑。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說話習氣完全一致。他蔑視金錢。錢在他的手裏就像在一個小孩子的手裏。他有一種深沉的，出於本能的趨向，就是打破一般人的生活標準。

他每次當國務總理，總弄的非常不滿意，因為創始和革新精神，常常受挫於情性，於年深月久的成見，於頑梗的習俗，於既得的權利，於羣衆的迷信。加於一個國務

總理身上的這種束縛，使他覺得非常痛苦，以致一再使同黨駭異，使親友憤懣，他把總揆的重任扔到窗外，宛如一片紙屑，馬上下鄉去，宛如一個小孩子逃學。可是，過了二月，他總又出現在國會裏或者在公開集會上，重逞雄辯，生動，微妙，不時的加以奇論，玩笑，譏諷的穿插。

可是，現在胡連·糜楞珂思還有從前那種感情的魄力嗎？體力他自信已經恢復了。胡連討厭獨自關在屋子裏說話，對着鏡子練習，那是旁的演說家常做的事情；他從不預先練習。可是現在行過手術，出了醫院，覺得身體已經復元了，健康了，不得在房間裏試了幾分鐘講話的嗓子。結果良好。可是當衆演說却不是這麼一回事：這裏缺少由聽衆激起來的自然的興奮。糜楞珂思還保有感情的神力嗎？當他站在聽衆面前，他還能一步步激發起來，直至他感覺到那種奇異的推動力，有了它藝術家在口頭或在筆端忽然會出乎意外的左右蓬源，信手拈來許多渲染，許多花飾，許多襯托的？

山上厚重的濃霧還在擺脫林木的枝葉。底下的方場上那個走江湖人，一隻手伸出，一隻手掛在一個鏈子上擺來擺去。繼續叫響打手勢，演說。胡連道新以那種本能作用的手勢搖自己的面頰。

第二天那個賣錢的站到凳子上。只聲言他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他有一個朋友，剛到這個村子來，今天就由他代替。他預先請求大家原諒，怕他的同事經驗不足；他新做這個買賣，也許他還不大會講。羣衆更移近那個小小的講台。一會兒，一個身材很高的，很醜整的，臉上刮得光光的人爬上來了。他在旁邊一張桌子上放了一個酒瓶，一只玻璃杯。羣衆不知道這瓶裏裝的不是酒，只是水和紅酸果汁。這個新販子倒了一整杯的酒，喝了，用手背擦擦嘴，開始演說。開頭說一個新走江湖人期期艾艾，十分口吃；我們知道他喝的不是酒。我們也知道他的口吃是吐出來的。可是這個演說家繼續演說。羣衆聽越聽越糊塗了。多麼古怪的傢伙；他說的話有些是那麽離奇，以致善良的村民無從理解。

他常常突然哈哈大笑，向聽衆之一發一句荒誕可笑的問話。於是他又倒了一杯酒，舉起來，喊一聲「祝你們健康，諸位」於是一口喝了它。他的演詞繼續下去；賣錢使他有機會絮論時間與永恆……

我們知道他喝酸果汁的，自然也知道這裏演說家所說的一切都是爲演說中所僅見的那麼漂亮，那麼微妙，那麼雅致。可是勞動者和匠人的聽衆一點也聽不出什麼。這個演說家喝了那麼多的酒，一定是喝醉了。對了，對了，是喝醉了；只有醉胡塗了才會如此胡言亂語，哈哈大笑。可是我們，隱藏在聽衆之間，却領教了一個大演說家，所能有的最漂亮，最新穎的演說之一。這個走江湖人的臉——側看起來宛然是一位羅馬貴冑的臉——滿堆笑容，顯得非常滿意，非常高興，當這個神祕的人從講台上下來的時候。

幾天以後有一種報上登了一段記載，描述我們所說的村子以及方場上的這一幕；記着講到一個走江湖人在方場上賣錢。他從沒有聽見過這麼一大堆鄙俚，荒誕，無倫次的

瞎說。這個走江湖人，靈乖張——真是乖張——之能事，居然模倣胡連。摩楞珂思呢。這實在荒謬，可笑。

一年以後，倫敦出版了一本書，名「西班牙的太陽」(The Sun of Spain)。著者恰巧在發生那件事情的時候也在那個村子的方場上，他聽了那個走江湖人的演講。

「在西班牙，」他寫道，「走江湖的販子喝醉了酒做生意，信口胡言亂語，層出不窮。」

兩天以後，鄰近一個村鎮，即該地的縣治，有一個周報上登了一篇社論，標題為「一場貽笑大方的奇觀」，論中籲請當局注意防範，使不致重演這種醉販子常衆演說的醜劇。

演說的當天晚上，在村中的俱樂部裏，在地方上的紳董之間，安德累先生聲言他非常憤慨。他從面臨方場的一個露台上聽了那個走江湖人的演說。他從沒有聽見過這樣蠢的胡言亂語。

巴珂。達札，他總是偏執的，他就在這一羣人裏說，就他而論，他到認那個走江湖人的演說爲奇蹟，一點也不假的奇蹟。「簡直像聽胡連·摩楞珂思先生在演說哩！模倣得微妙微肖，了不得，真正了不得。」

他的話實在荒謬絕倫，不可忍受，引起了全場的呵斥；許多茶匙敲着大理石桌面。哄堂大笑大鬧。

「攆出巴珂！」

「纏他起來！」

「豈有此理！」

「他算聰明嗎！」

「對事情這樣看法！」

改 心

「你看塔瓦里思有幾百萬財產？」

「你這個人！我不知道；誰也不知道；總不少吧！」

「很不少。你說有十萬萬嗎？」

「當然，何止如此！單說新伊伯利亞輪船局的輪船……每艘一定值……我一時說不

清……總而言之，很可觀。」

「新伊伯利亞有多少輪船？」

「多少輪船？一定有……一定有……慢點。」

「你們談什麼？塔瓦里思是西班牙最富的人。」

「全西班牙？」

「全歐洲哪。」

「你太誇大了！」

「誇大，誇大什麼？誰都知道。」

「而且大度呢？」

「不，不，不，大度他可一點也不。夫知道，他從沒有從腰包裏掏過一個銅子給人？」

「克利思多巴爾，塔瓦里思先生要那麼多錢幹嗎？」

「他從不薄于自奉。」

「你以為這樣嗎？」

「還那得着說？誰過活都沒有他那麼闊綽。」

「我以為你好好相反。」

「不要爭辯了！你知道每一個名人的周圍都籠罩了各種傳聞。這種人每一個都不止一個人，是好幾個人。為什麼克利思多巴爾先生就沒有兩個，三個或者四個人格呢？」

「好說，好說！隨你派給他幾個人格，可免了，一個豪爽，慷慨的人格。」

「好吧；這一點我可以讓步。可是誰告訴你有朝一日克利思多巴爾先生不會變得慷慨，大度呢？」

「我們等這一天吧。」

「坐下來等吧。」

「平心靜氣。」

「預備坐個一年牢獄。」

「懷疑主義者！你不相信人性中天生的善良嗎？」

「歐懷去讀着！盧梭的讀者！」

「無政府主義者！你是無政府主義者！」

「我相信柏里思假定的，可能的，未來的大度！」

「我相信這世界上最荒謬不經的事情。這種事情！」

「有時候會發生的！哈，哈，哈！」全體哄笑。

「哈，哈，哈！」

一條陡峭，彎曲，窄狹的陋巷裏，慢慢的踱着一位先生。他穿得並不講究；他的衣服陳舊，破敝。不像富有的，這位先生。他的闊邊呢帽也有點軟癱。帽檐微微的缺了一點陰影在他的面上。陰影裏閃耀着，真的，閃耀着——真怪——一對眼睛。我說怪是因爲這種光亮，鋒利，堅忍，捉摸不定，與衣服的可憐相，這個人的全貌，成一對照。這一個老頭兒慢慢的走着。我說過他是老頭兒嗎？他的足步撥動得很慢。凡是這樣悠徐的走在城市裏的人，尤其是老一點的人，總把兩手又在背後。我們這位先生也——也不能成例外——把兩手又在背後。他不時的停一下，抬一下頭；因爲把兩手擱在背後，走路一定得低着頭。這位先生沈思嗎？思索什麼呢？或者，他根本不想什麼吧。

街道很局促。坐落在市外。一步一步的，老頭兒一路走上去；那一頭高處矗立着一所房子，又窄狹又高，宛然一座醜樓；門道也很窄狹，陰沉沉的，鉄梯也如此；石級被

多少窮人，多少代窮人，上上下下，踩爛了。我們這位先生走到了門口，慢慢的上扶梯。巷裏碰見他的人親切的招呼他；這裏，每一層樓梯口開着一個門——一個窮住戶的門；每逢下樓梯的人，或走出房間來的鄰人，老頭兒同他們攀談一兩句親善的話。眼睛亮晶晶——像一個耽於逸樂，耽于極精微的逸樂的人——他停一下，輕輕的摸一下白鬍子，似乎以寬容，以虔誠，以愛，視這所房子的鄙陋，那些住戶的貧窮。

住戶尊敬他，愛好他。就這樣嗎？他們尊敬他，愛好他；可是認爲他有點古怪。他搬到五層樓。最高一層樓，來住了兩三天：我說兩三天嗎？就在當天，四鄰就議論紛紛了。五層樓上的新住戶是誰呀？他從那兒來的？他幹什麼的？他是一個離奇的人！有人猜他是一個退任的海軍官長；有人！那些排字工人——料他是一個戲劇作家，厭倦了文場的爭逐的；他們舉許多例子。也有人說他是教皇保護團的老團員，還有一個鄰人，亞羅約基督會社 (Confirada del Cristo Arroyo) 中人，以爲這位先生一定是蘇聯派來的秘密工作人員。

可是事實上從他的衣著，從他接到的信件，從走來看他的人，一點，一點，一點也看不出他從前是什麼身份。可以是這樣，也可以是那樣。信件每禮拜不過接到一兩封；來客沒有什麼陌生人；都是些他搬來住以後才認識的街坊。

顯然誰都知道他的怪誕處。到底那是一個不失為天真的狂妄。房子是簡陋，可憐，局促；可是從露台——只有兩個的露台——可以一望無餘的憑眺大海——藍，綠，白，淺灰，深灰的大海。露台俯瞰海港。來船老遠就可以望見，只要一出現——像一小點出現在天邊。

這個老頭兒坐在一個露台上；身邊還有一個老頭兒，一個孩子，一個老太婆，都是住在這所房子裏的人。海在底下展出遼闊的光華。天邊突然出現了一艘輪船；烟囪吐出一縷黑烟，沾污了天空——如果是澄清的天空。輪船航近來了；船身和船桅都看得見了。于是老頭兒的眼睛比平常更亮了，閃耀如星。他說：

「這艘輪船是我的。」

第一次聽到他說：「這艘輪船是我的，」坐在他旁邊的都哈哈大笑。這位先生當然是說笑話。虧他說這艘進港的輪船是他的！多麼好笑！可是老頭兒很認真呢；他的話是斷然的，嚴重的。聽過他這樣說的隣人都看準了這不是笑話，是癡想。每禮拜這位好好先生總要發兩三次同樣的癡病。天邊出現了一個小黑點；黑點大起來了；輪船形體都清晰了；老頭兒的眼睛發光了。立刻，這個可憐的老頭兒嘴裏又吐出了這句爛熟的話：「這艘輪船是我的。」他是一位和藹，客氣的好好先生；可是，他有這個怪念：認進港的每艘輪船，差不多每艘輪船，都是他的。嘆！他的這個老頭兒過這麼窮，這麼苦的日子，許多鄰人當真可憐他哩。「我們這位先生今天怕沒有東西吃了吧？」他們往往在背後談論。謹慎的，委婉的，以平常窮人對困迫的人，對他們所料定原無富有，如今潦倒的人，所用的那種出奇的圓到，體貼，感戴，他們打算幫助他，解救他的困窘。可是老頭兒很客氣的謝絕了一切援助。這些輪船都是他的！他們在背後，偷偷的開始叫作「輪船先生。」

「你們講什麼？那是真的嗎？」

「別嚷，別嚷！給人家聽了去很不好！」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裝兩個月窮！」

「什麼『裝』！我對你說他已經改心了；那是一定的，無可懷疑的！他要過窮日子，嘗窮人的愁苦！」

「他已經改了本性了！」

「當然！他是另一個人了；經過這一番可怕的實驗，他到底再生了。」

「怪事！一個人什麼病都治得好。除了貪婪，愛錢——那是最可怕的病！」

「對了，貪錢是深重的孽障；可是……有那麼一番可怕的試驗呢。他是另一個人了！」

「你相信嗎？哈，哈！」

「懷疑主義者！」

「夢想家！」

「喂，彼理呵！」

「喂，比桑德！」

「怎麼？什麼都很好吧？」

「什麼都糟了；我失業了。」

「怎麼？你不是在新伊伯利亞做事嗎？」

「我原先是；現在可不是了。」

「你在那裏有二十年了哪？」

「可不是；可是他們反正把我撵出來了。」

「怎麼一回事？」

「沒有什麼了不得；常有的事。」

「你說吧。」

唔，克利思多巴爾·塔瓦里思先生出去了一次：很神祕的一次：一走兩月；誰也不知道他的去向：那天回來了，發見輪船局賬目上有幾十塊錢開支不明。我無法解釋這個事實：這個弊端：自然我並沒有拿這筆錢：可是我得負責。所以他們把我革職了。克利思多巴爾先生親自來辭退我。我生平難得見到那麼兇的大發雷霆。」

「奇怪！」

「真奇怪！」

飛蛾與火焰

「你還記得嗎，白朗伽，我們六年前在列昂見過的那塊小方場？」

「六年前，真有六年了？」

白朗伽。杜藍，懶洋洋的仰坐在一張大靠背椅上，帶一點哀愁的目光向室內巡視。

「不錯，真有六年了。」詩人華坤·德爾嘉多回答。

「時間過得好快啊！」白朗伽慨嘆了一聲。她向空中噴了一口烟。手指間夾着烟捲，她隨即出神，凝思。

飯已經吃完。吃過了飯——並沒有開在那間大餐廳裏；開在一個小一點，親切一點的房間裏吃過飯了，五六個客人——詩人小說家，作家——在那個清靜，舒適的房間裏談天。時間從容的過去。烟絲在空中繚繞，浮動不定，白朗伽想起了那所遼遠的古城。一種憂鬱和快樂混合的感覺侵襲了她的神經。

「時間過得好快啊！」她重新說。

客人都像她一樣的靠在大椅背上，抽煙，不時的有人站起來，伸手到旁邊的桌子上取一杯酒。他們的談話是舒服的，平靜的，自在的。閒談中沒有什麼成見。願意，拘束。他們什麼都說，隨便，率直。

「時間過得好快啊！」白朗伽說了第三次。

她半張開紅潤的嘴唇，噴一口煙。用玫瑰色的小指尖彈去煙灰。

「我真願意再見到列昂那塊小方場！」她沉思了一下說。

「你還記得嗎？朗伽！那塊小方場怎樣的和平，幽寂，恬靜？」詩人問。

「不錯，不錯！……」白朗伽感嘆着。「一種出奇的和平！」又說。

「那麼濃重，那麼深的一種幽寂，簡直像『死』！」發問的又說。

「誰說『死』？」另一個客人問，「口喝了一杯酒。」

「一種出奇的幽寂！」白朗伽又說。「我真願意再見到那塊小方場！」

「那些西班牙古城的小方場，」詩人說，「有一種不可解的、神祕的魅力。」

「像『死』一樣神祕嗎？」剛才喝了那杯酒的客人從房間另一頭又問了一句。

「別講『死』！」另一個嚷起來了。「『生』萬歲！」

「我真願意再見到那塊小方場！」白朗伽重複一遍。

她的目光向室內四處，恍惚的，憂鬱的，來回巡視；嘴裏又逸出一口烟。現在她重新倚在靠背椅上，兀自出神，沉浸在茫然的思路中。

正是秋天。樹林轉了淡黃色！不久，黃色濃了一層！不久，成了蒼老的金色。白朗伽乘汽車出了馬德里，向列昂遠行。她想在這種搖落時節的淒涼日子，重訪當年使她迷醉過的那塊小方場。這輛車，馬力極大，開得很快。白朗伽眺望遠山的藍痕，什麼也不想。過瓜達拉曼山脈的時間，汽車發生了一點意外。沒有什麼嚴重！乘客都毫未受傷！可是汽車得開回馬德里修理。這些貴客第二天可以重新出發吧？可是這次旅行開頭就不

順利。既馬德里兩天後，白朗伽接到一個從巴黎發來的電報。她必須立刻就道，她有要事，得親自上法國京城。列昂之行得無限期展期了，可是白朗伽念念不忘那所古城，心靈的眼裏總看見塊小方場，她老是想再到那邊去一下——在這一下裏重新吟味那種幽寂，那種和平，那種恬靜。

爲什麼現在，這幾天，不就上列昂去呢？爲什麼不重新就道呢？車已經修好了，巴黎的事情也許不用她去也可以解決。從馬德里到巴黎，從巴黎到馬德里，電報拍來拍去。白朗伽竭力想免此一行，接到一個迫切的，堅持的電報，就去十個斷然的，堅決的電報。她不想這時候上巴黎，讓他們自己去解決吧！讓他們想怎麼就怎麼辦得了！她要遲一點去……可是全然無效。列昂那塊小方場——如此幽寂，如此恬靜的——現在不能得這位風流的女士的拜訪了。她的巴黎之行，無論如何，不能避免。我們這位漂亮旅客悶悶不樂的上法國去了。

可是從巴黎她可以往各處去的。從巴黎，當然，可以往羅馬，往柏林，往維也納，往君士坦丁堡。從巴黎也可以往列昂。白朗伽在巴黎的旅館裏懷念着列昂那塊小方場。天是銀灰色的，在這個晚秋時節！溫度還高！天冷得不十分利害，薄寒的一種笨苦笨甜的感覺，令人愛好散步，輕快的散步。沿着塞因河的碼頭，白朗伽這位夢想者，還思着，白朗伽這位落落大方者在灰色的天底下輕快的走着。不時的她在一個舊書攤面前停下！精緻的小手檢一本書，不經意的翻翻，小心的放還原處。白朗伽的思緒飄到很遠，到了那所古城的那塊小方場。

一兩天內，巴黎的事情一了結，她就要到列昂去了。這已經決定了。在列昂待兩天，然後回馬德里。可是那天晚上回到旅館的時候，這位旅客遇到一點意外的快事。有幾個老朋友從倫敦來看她。白朗伽的快樂完全是出自本心的。那幾位親愛的朋友來巴黎看白朗伽，然後向地中海繼續旅行。這位馬德里名媛的這幾位朋友計劃中的旅行多麼有意思，白朗伽一定得陪他們去。他們一定很懊喪，倘若他們這位朋友親愛的朋友竟

不問他們去。他們的請求是如此堅持，如此懇摯，白朗伽乃決定同行。

地中海多麼藍呵！在海藍裏，在天的藍底下，遠遠可以望見一個島的輪廓。這一片平靜的空闊裏只有兩種顏色，兩種藍，天的藍和海的藍。實際是一種的兩種顏色，藍得色度不同。有時候，天比較藍一點；有時候，海比較藍一點。一晚又一晚，高處和低處，一團團，一簇簇白茫茫的東西，飄來浮去。高處，雲；低處，浪花。於是，在遠處，極遠處，在醉人的藍外，開始辨得清一抹極輕，極淡的紫羅蘭色，桑椹色，和金色。

在甲板上，坐在一張長椅子上，白朗伽看遠處湧現一個島。她的思緒，從天，從從那個遠島，一下子飛到了那所古城裏那塊幽寂的小方場。

在地中海向東方作了這一次長程的遨遊以後，白朗伽邀她的朋友到聖級巴思悉她的

別墅去住幾天。不出兩星期，朋友們回倫敦去的時候，她要重訪列昂了。上馬德里去的時候，她要繞一點道；她要化幾個鐘頭在那所古城裏，然後往西班牙的京城。

朋友們動身回倫敦的次日，白朗伽微感不適。然而沒有什麼要緊。沒有什麼要緊；可是她的醫生勸她不要回馬德里。以病人的情狀看來，她最好還是到瑞士住一兩個月。白朗伽，的確，早就感覺到需要一點高山的氣候。醫生又苦勸不休。暫時總不能去辦那個加司諦的小城。

於是這位女客到了瑞士山中的一家旅館。從她的房間，穿過打開的窗子，白朗伽眺望不遠處一個積雪的白山頂。真是很近嗎？天空明朗到這個地步，那座山雖然很遠，看起來彷彿伸手就可以碰到呢？向這個如此薄如此透明的天空，高聳着山的一片白。底下，山坡上，一切都暗，黑，陰沉。那些山谷是一片陰鷲的深奧；只有遠處那里，雪中閃耀着白雪掩蓋的山脊。

白朗伽的目光掠過雪的白色，穿透山谷的深處，飄過澄澈的天穹。同時這就退想的

女士的思緒飄往了那個古城的小方場。

到底遠遠可以看見那所古城了。此行終於實現了。命運要運文重訪列昂一再延遲。許多日子，許多月，已經過去了。似乎有一種力量，玄妙的，神祕的，暗中加以阻撓，使此行不能實現。彷彿另有一種力量，同樣神祕，同樣強的，不屈不撓，逐一打破那些障礙。兩種相反，敵對的力量之間，一場可怕的，悲壯的鬥爭，發生在此行的周圍。像風中的一枝稻草，像掉地的一片枯葉，白朗伽的生命，在神祕的不可測的深處，被一陣命運的暴風掃來掃去，這樣一拖，那樣一拉。一邊她的命運在那裏，在「無限」中，爭持不定，一邊她看了瓜達拉瑪山脈，巴黎的天空，地中海，瑞士的叢山……

現在白朗伽——經過了如許被克服的障礙——是在古城裏了。那塊小方場並不同以前一樣；旁邊的房子有的已經拆掉了一邊，在幾所新建的房子中，有人開了一個酒場；女士站在小方場上。突然方場裏傳來一片激烈的爭吵。兩個男人奔出來；一聲槍響；女

士幌了一下；舉手撫胸；倒地不起了。

在神祕的不可測的深處，鬥爭完結了。兩種相反的，敵對的力量中，一種戰勝了：死。大約遠在星雲時代——地球的星雲時代——命運就已經註定，一個好涉遐思的，嬌養的，柔弱的，風流的女人，得克服種種困難，萬般障礙，去尋死，像飛蛾向火焰——去了結於那所古城裏，那塊充滿了幽寂，和平，恬靜的小方場。

像一顆流星

(日記斷片)

我不知道怎樣解釋我這段生命的過程。當我想起這一串光景和影象的時候，我感覺到一點恐怖，時間的觀念苦擾我。「現在」並不存在。「現在」是如此短促的一刹那；當我們想思考它，捉摸它的時候，它就過去了。一切都風馳電掣的奔向過去。我常常想：有時間這個東西嗎？一切都曾如此迅速的完結，毀滅，過去，消失嗎？因為常常這樣想，我相信，我為自己構成了一種幻覺，認時間並不存在，一種牆壁，可怕的，不能超越的牆壁，圍住我們，使我們和真相隔絕。永久隔絕。真相是：一切都在，一切都在同一塊平面上，在我們現在看來是過去而消失的一切都在，都永遠的在，都在這個「在」和「實」的平面上。如果我們能夠打破這個不能超越的牆壁啊！如果我們能夠逃開

時間加於我們的慘酷的苦惱和磨難啊！那麼一切都會我活活永恆了。在臨終的慘淡裏爲我們所捏過的手，我們又可以在那慘痛的激發中緊捏了。以不那名狀的熱情，絕望與恐怖下向我們看最後一次的眼睛又可以流淚的向我們流淚了。可憐麼？不要這樣。我並不想在這種境後的瞬間看到所愛者！親與友！我所羨慕的只是他們的永恆，在時間以外，健康，快樂，高興，生氣勃勃，我的觀念激動了。如其生命是發展着演進，那麼永恆的平面上，時間以外，怎能只有這些殘廢的瞬間，而沒有其他呢？我不知道。此刻，當我想起我那位好友詩人維克多·布約內思的時候，我看見了他的生命的五六個瞬間，我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聯結在一起的五六個瞬間，像一層層揭去象牙紙上的印迹，我要揭去那些影象，只剩一個影象：年輕，強壯，挺秀，高興，二十五歲年紀，熱愛生命，老是歡笑，眼睛裏滿是奔奔的光采。光采和希望。

正午時份。石柱圍抱的天井，一半受陰影的掩蔽！一半有熾烈的日光照耀。橫斜的

陰影是半透明的，藍的。我從那邊深處，上那個闊大的樓梯。周圍的空氣裏依稀有些股廚下燒菜的氣味。經過了一道低矮的上邊嵌鏡板的門，我到了一條粉白的走廊裏。從另一道門裏，我看見迎面一個大房間，牆壁也粉刷得很乾淨。沒有什麼擾亂這一片寂靜。簡直聽不見鐘聲的滴搭。只是白，靜，嵌在一個窗口的天藍。獨一無二的瞬間：過去的全部西班牙，就在上邊嵌鏡板的門口；現在的全部西班牙，就在周圍無法逃開的現實裏。一方面這屬於今日，我們却轉移到三世紀以前了。造成這個奇蹟的並非讀書，讀史。造成這個奇蹟的只是披在牆壁上的白石灰以及門上的鏡板。這是十七世紀建築的門。我們感覺自己在時間以內又在時間以外。我們以最深切的耽樂享受這一個不可名狀的剎那。我們真想抓住它，拉過來，捏在手裏，攬在懷裏，使他不能逃開。

詩人羅克多·布萊內思是在隔壁房間裏。他不想什麼，不希望什麼。他是倦了。倦於奮鬥，於工作。我看見他的臉，我以深切的哀愁注視它，它一邊受窗口的和光亮照射，一邊受淡淡幽陰的籠罩。一些白紙，一些羊皮紙的黃書的背。算人望像在一張桌

子上。我感覺到一種奇異的震顫。天井裏半透明的陰影，牆壁上的白石灰，詩人的臉，在我的心裏攪在一起了。我將永不能再見到這一刹那的我這位好友了，這次會面的時刻向無窮奔瀉。

長長的兩排苗條的白楊。大路從中間通過。白楊秀雅的挺立着，像帶着冷靜的歡欣。它們把樹頂伸到蔚藍裏。彷彿鳥兒把嘴伸到水裏，隨即抬起頭來品嘗似的，那些白楊樹頂，品嚐，玩味天的蔚藍。一朵白雲飄過上空的時候，他們招呼它，似乎還同它談話。不過一會兒！因為白楊生性安於定處，是這條大路的朋友！雲是遮子，習於浪蕩。它們自己也不知道它們往何處去！遠處的綠葉叢裏，一個村子的船塢。這個村子幾世紀來一直沒有動過。沒有一條鐵路的分支來，用肘或用足，給它推動一下，使它跳出沉睡。窄狹的街道。一家製造酒囊的鋪子在一所破舊的府第樓下。匠人在街邊上工作。上邊突出幾個大露台。詩人維克多·布萊內思每天一定在一個露台上出現一會兒。此刻破

窗關着，詩人正在工作，或者在田野裏散步。厭倦了一切，嫌惡了文場，維克多·布萊內思在數月前退隱到了這個村子，這個村子我熟悉。我無須旁人指點就可以找到那所房子。我也認識那所舊府第。做酒囊的匠人在街上工作。天上的藍；這些皮匠的緩慢，有規律的動作。獨一無二的瞬間。另一個動深情的瞬間。這些匠人沉默的，平靜的，工作，在燦明的目光中，詩人則工作，沉思在上邊，在窗後。

一座小山頂上，四道牆壁。四道牆壁對稱的圍抱着一塊方場。從門口可以望見底下那個村子。七八株柏樹直挺挺的聳出牆頭！鳥聲顫動在寂靜中，像一顆明珠。地上有花，有紅，有白，有黃。一塊地面已經翻開過了，土已經動過了，黑黃的，堆在青草上。脚步很慢——我的脚步——很慢的移到這地方。詩人已經死了。死了三天了。他的遺囑是：不通告任何人，不向馬德里去信，不把他的死訊傳出去，直到六天以後。在寂靜中，在光天化日下，詩人睡了。他這樣永睡了，將一世紀一世紀睡下去了，西班牙還

不知道本國最優美，最深刻，最精緻的藝術家之一已經死了。從藍天底下這個白牆綠圍抱的地上有紅花，黃花的方場，我的思緒轉到馬德里的擾攘與喧鬧。哀傷壓在我的心頭。全有與全無。永恆與流逝的剎那。飄過上空的一朵白雲和新動的波瀾在青草上的一把黑土。

掘墳人坐在一塊石頭上，點了一支煙捲。於是向空中噴出一口口煙。

黑夜的神祕的悸動，瀰滿，播滿星點的黑夜。不時的，彷彿黑夜的這種悸動就壓在我們的心上。我們在無邊的黑穹裏千萬個燦爛的世界面前，深深的呼吸，喘氣，彷彿走了長段路。我們覺得爲感情所累倒了。我從一個窗口看星。慘痛的一日已經過去了。村子沉睡了。黑邊高處，四道牆壁內，他們也沉睡。如果我們到那邊去，我們會看見暗藍的天繩托着樹梢。一切都沉浸在一片濃重的寂靜裏。突然間，像詩人的生命似的，黑天上流過去，劃過去一顆流星。不知道爲什麼，我們在這剎那間一心等待那顆橫過大洋世界的流星的回響。那怕是一聲。可是那顆星，像這位詩人的生命。如此優美，如此精緻，如此高超的，默默的過去了。在天空裏光明的一現，於是什麼都沒有

了……

阿左林小集

每冊售價國幣六元
(外埠加郵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譯述者 卞之琳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廿六號

總經理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社：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十一號

87

712244